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四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

叶獎里反

朝夕從事。

叶上止反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叶滿彼反



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

毛氏萇曰。士子有王事者

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

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

鄭氏康成曰。言不得休止。

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謝氏枋得曰。言王事不可以不堅固。

也。子以王事爲憂。父母以子之勤勞爲憂。

集說

輔氏廣曰。此詩行役之大夫所作。以言上之役使不均也。然首章則自言其年壯力強。故朝夕從事於此。又言其所以如此者。蓋以王事不可不勤。故不免遺父母之憂耳。未及乎土之不均也。士子雖作詩者自言。然行役者非一人。蓋兼舉之矣。○劉氏瑾曰。此章可見詩人忠孝之心也。

○溥天之下。叶後五反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下珍反

集說

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孔氏穎達曰。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言土之廣。豈

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

毛氏萇曰。賢勞也。○呂氏祖謙曰。孔

叢子曰。我從事獨

不斥王而曰大夫。

朱氏公遷曰。大夫行役而怨大夫不

均。蓋天子之大夫。非一人

也。

此則指執政者而言。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

忠厚如此。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者言其有人衆而不使。卽以廣大
言之。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下者。
明其衆也。○以此大夫怨已勞於事。故以賢爲勞。從事
獨賢。猶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方將。問辭也。○謝氏枋得
曰。自古君子小人立已不同。其事君亦異。君子常任其
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憂。小人常享其樂。雖曰
役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

○四牡彭彭。

叶鋪郎反

王事傍傍。

布彭反叶布光反

嘉我未老。

鮮

息淺

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集傳

賦也。彭彭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爲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膂同。

許氏慎曰。膂脊骨也。○呂

氏祖謙曰。李氏曰。毛氏以旅爲衆。案桑柔曰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旣愆。若桑柔之詩。謂衆力方盛。猶可也。如秦誓及此詩。但指作詩者。不及良士耳。不得解爲衆也。○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

之未老而方壯。

錢氏天錫曰。未老方將。正獨賢處也。

旅力可以經營四方。

耳。謝氏枋得曰。經。經畫。營。營造。如人作室。

曰。經之營之。言區畫造作四方之事也。

猶上章之言。

獨賢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又承上句獨賢之意。而言王之所

經營四方乎。此意尤忠厚。

而有盡力盡瘁之誠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越
通反或息偃在牀。
或不巳于行。郎反

集解

賦也。燕燕安息貌。

輔氏廣曰。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也。

瘁病。嚴氏榮曰。

盡瘁。見四月事。

國從事於國也。

已止也。

○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

劉氏瑾曰。以下三章。凡十二句爲偶。皆以他
人之逸樂。對己之憂勞。所以形容不均之意。

劉氏彝曰。以彼爲賢耶。則國事待我而集。以我爲
賢耶。則厚祿居彼爲多。○輔氏廣曰。此章而下。則
方言其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之。使上
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辭之複。則其望於上者。亦切矣。
詩可以怨。謂此類也。

○或不知叫號。戶刀反或慘慘。七感反劬勞。或栖遲。音西
偃仰。或王事鞅。於兩掌反

集禮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
也。孔氏穎達曰。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故云失容。今俗語以職煩爲鞅掌。其言出於此。言事煩勞。
不暇爲儀容也。

集說

李氏公凱曰。大夫或有深居於內。而不知外之叫號者。或有慘慘然憂戚。而憚其劬勞難堪者。或有安息無事。而偃仰自得者。或有勞於王事。而鞅掌失容者。其役使不均如此。

○或湛

都南反

樂飲酒。或慘慘畏咎。

巨九反

或出入風

音議

叶魚羈反

或靡事不爲。

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

孔氏穎達曰。謂閒暇無事。出入放恣。議量

時政者。

○嚴氏案曰。曹氏

言親信而從容也。

曰風議。則任口舌而已。

姚氏舜牧曰。湛樂飲酒。何等逸豫。慘慘畏咎。猶恐

其或及之。出入風議。何等從容。靡事不爲。維日其猶不給。所謂不均也。

所

總論

李氏樗曰。孔子曰。公則說。人主苟有均平之心。則雖征役之重。不以爲怨。若有不均之心。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詩。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有息偃在牀者。有不已于行者。則無一得其平矣。天下安得而說服哉。○朱氏善曰。臣之於君。不擇事而安之。所以爲忠也。而不免於怨。何也。蓋怨生於彼此之相形者也。均之爲臣子也。彼以其逸。我以其勞。彼若是其相親。我若是其相遠。果能自己於言邪。然則臣子之事君。雖不可不竭其力。而君之使臣。要必有道矣。爲人上者。其亦均平其心。而無使其彼此之相形乎。

北山六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鄧氏元錫曰。北山刺不均也。秉均者不均。煦仕者衆。而賢者獨勞瘁。畏譏譏焉。蓋四牡皇

華之意。索其盡矣。故雅之盛也。上平其政。載恤其私。故士盡瘁而忘其勞。雅之變也。上不平其政。不臨其私。故士盡瘁而哀其病也。

無將大車。祇

音支

自塵兮。無思自疒

劉氏曰當

作痕與瘡
同眉貧反

今。



興也。將扶進也。

孔氏穎達曰。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須人傍而將之。是爲扶車而進

道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疚病也。○此亦

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矣。朱氏公遷曰。此皆事之可戒者。故因行役所見。而用語相呼爲興。

集說

輔氏廣曰。夫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惟恐其有不及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端。惟恐其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固不一而足也。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爲念可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矣。

○黃氏一正曰。大車必駕牛而後可行。若徒自將之。則祇取塵汚而已。何得於道哉。百憂必得遂而後可止。若徒自思之。則祇致身病而已。何益於事哉。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叶莫

迥反○無思百憂不出于

頬

古迥反

集說

興也冥冥昏晦也。鄭氏康成曰。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

頬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輔氏廣曰。人心憂則拘而定。故在下

則拘而定。故在下

中耿耿然不能逸而出也。

集說 嚴氏粲曰。塵冥冥。則爲塵所昏。可憂多端。不必更思。正其憂之深也。頗訓小明。凡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向此一處芥蒂。只見有此事也。

○無將大車。維塵雖

於勇於容二反

兮。無思百憂。祇自

重

直勇直龍二反

兮。

集解

興也。雖猶蔽也。重猶累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凡物之行。不爲物所累。則輕而速。爲

鬱鬱然而不

得伸舒也。

總論

姚氏舜牧曰。將大車者。有任重意。凡人一身。百責萃焉。百憂聚焉。行役者。身勞王事。將百責委之於家。全在上之人體恤其情。使無內顧之憂耳。上不加恤。奈何使彼無怨心哉。無思云者。正言其思之不能置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忘則何事於思。而至於疚。且重哉。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集解

黃氏震曰。戴云。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

人也。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
田甫田之意同。朱云。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愚
案序言悔將小人。本不成文。況詩亦初無悔用。小
人之意。合以上二說詳之。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
音野。叶求

與一

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

音古

念彼共

音恭下
章竝同

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

罟

音古

雋德

賦也征行徂往也羌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二月

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

孔氏穎達曰以言初而又吉故

知朔日也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爲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

言心中如有藥毒

也輔氏廣曰言其涉行之遠歷時之久

共人僚友之處

者也懷思罟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於歲莫而未

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

罪而不敢歸也。

輔氏廣曰。共人卽靖共爾位之僚友也。僚友不一而足。有出者。有處者。宜也。已之征役。固勞苦矣。然以其所謂罪罟譴怒。蹙急反覆者觀之。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又自言我亦豈不懷歸而相與共事哉。正以畏不測之罪而不敢歸爾。罪罟言其以罪而加人。如網罟之取物。而物有不及知者也。不言思其室家而欲歸。乃言忌其僚友者。善爲辭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

直慮反

曷云其還。歲聿云

莫。音慕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

丁佐伐反

不暇。叶胡故反念彼共人。睠眷懷顧。豈不懷歸。畏

音

此譴怒。

集韻

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

睠睠。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
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眾。是以勤勞而不
暇也。

集韻

李氏樗曰。念我獨兮。亦猶我從事獨賢也。我事孔
庶。亦猶或靡事不爲也。心之憂矣。勞我不復有暇
也。念彼昔者之友。睠睠然懷顧之。非不懷歸。畏取怒於
當時也。○謝氏枋得曰。念彼共人。所謂靖共爾位。敬共

朝夕者。此君子人也。與詩人志同道合者也。詩人勤勞於外。又念斯人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愛惜善類者。不知果能免於禍否。所以念之深愛之至。旣涕零如雨。又睠睠懷顧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

於六反

曷云其還。政事愈

感。

子六反

歲聿云莫。采蕭獲菽。心之憂矣。自詒伊

戚。

叶子六反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

覆。

芳福反



賦也。奧煖。

孔氏穎達曰。煖卽春溫。亦謂二月也。

蹙急詒遺戚。憂興起

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

歲莫而猶不得歸。劉氏彝曰。采蕭穫。又自咎其不能見
執者。冬之事也。

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

謝氏

枋得曰。興言出宿。又
不止於睷。睷懷顧矣。



曹氏粹中曰。蕭以供祭。菽以致養。此思歸之心尤
切也。○徐氏常吉曰。言歲忽已莫。而百工皆休。所
見皆采蕭穫菽之事。而我猶無言歸之期。
此心之憂。惟有反躬自咎耳。敢誰怨哉。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
之聽之。式穀以女。音汝

樂屬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謝氏枋得曰。卽恒。常也。所謂共人也。

靖與靜同。謝氏枋得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安也。共如溫共朝夕之共。凡事共敬而不敢慢也。○君子與共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上章既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爲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輔氏廣曰。戒僚友之處者。雖得免於出外征行之勞。然亦不可自以安處爲常。蓋皆忠告之辭。僚友之義。不徒懷思睠睠而已也。○嚴氏粲曰。君子仕於亂世。凜凜畏罪。然其勢未可以去也。則惟敬共以聽天命而已。蓋以已之自處者。告其同志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

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皆大也。

集傳

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

集說

黃氏佐曰。人情與正直之士共處。各能樹立。若與

回邪之人共處。易得隨風而靡。故戒之一。一則曰。正直是與。二則曰。好是正直。不求人合。當爲神明所祐。而福祿至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故其言如此。○王氏志長曰。君子遭亂。先幾明決。奉身以退。智也。或義不可去。勢不及去。靖共正直。盡忠厥職。仁也。君子不得乎智。則得乎仁。靖共正直之外。安得更有所謂式穀景福者哉。

總論

陳氏櫟曰。此詩因已之久役於外。而思僚友之安。

處於內者。且於已無賢勞之恨。而謂憂戚之自詒。於彼無憎疾之辭。而勉以爲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視北山之詩。稍庶幾焉。北山辭極哀怨。小明辭頗和平。○許氏謙曰。詩言其毒大苦。憚我不暇。可謂甚矣。其三章乃曰。自詒伊戚。不敢咎其上。而祇自咎。其後二章。且告其友勤職事。親善人。以忠其上。詩人之忠厚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一章章六句

集說

歐陽氏修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

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

爾了不

關詩義。

鼓鐘將將。七羊淮水湯湯。音憂憂心且傷。淑人君子。將將反

子懷允不忘。

集傳

賦也。將將聲也。孔氏穎達曰鼓擊淮水出信陽軍

其鐘而聲將將然。

皇興表

今淮

皇興表。今汝寧府。信陽州。隸河南。

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

皇興表

今淮

安府安東縣。

隸江
南。

入海禹貢導淮自桐柏東

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

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

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

能忘也。

輔氏廣曰。懷允不忘。言其傷今思古。而信不能忘也。

鄭氏康成曰。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古者

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嚴氏粲曰。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今聞幽王擊鐘將將。然其聲之揚。乃在淮水湯湯然流盛之處。當時爲從流忘反之樂。詩人憂而且傷。而思先王德澤之在人。我懷思而允信之。不忘於心。周家以仁厚立國。故以善人君子稱其先王也。

○鼓鐘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淮水湝湝。戶皆反叶賢雞反。憂心且

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叶乎爲反

集傳

賦也。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湝湝。則不溢矣。淑人君子。所以能與民同樂。以其德無回邪故也。○輔氏廣曰。悲甚於

傷。樂所以象德。其德不回。則

言古之君子。樂與德稱也。

○鼓鐘伐磬

古毛反叶居尤反

淮有三洲憂心且妯

敕留反

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磬大鼓也周禮作皋云皋鼓尋有四尺

劉氏瑾曰

集傳所引周禮考工記韓人文也然地官鼓人又云以磬鼓鼓役事則字亦作磬矣注云長丈二尺卽尋有四尺

三洲淮上地

呂氏祖謙曰淮有三洲作

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蘇氏曰始言

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

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

荒亂也

王氏安石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輔氏廣曰。伐磬舉樂器之大者。言之。妯甚於悲。謂常動而不息也。其德不猶。言與今之君子不相似也。將將。喈喈。伐磬。言其樂之盛也。湯湯。湝湝。三洲。言其時之久也。且傷。且悲。且妯。言其憂之甚也。樂之盛。作之久。而民心之憂益甚。則與古之王者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者異矣。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

心

以籥

以灼

不僭

子念反叶七心反

反



賦也。欽欽。亦聲也。

錢氏文子曰。聲有節也。

磬。樂器。以石爲之。

呂氏祖謙曰。其制在考工記磬氏。

磬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

鄭氏康成曰。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孔氏頤達曰。經言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嚴氏粲曰。籥解見邶簡兮。

僭亂也。言二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濮氏一之曰。但時非古之時。聞其樂。祇見宣王者。可以觀矣。

集說 熊氏朋來曰。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卽瑟受均於笙之證也。鼙鼓管笛。堂下樂也。商頌言鼙鼓淵淵。嗟嗟管聲。則曰依磬聲。卽鼓笛受均於磬之證也。不然。則鼓鐘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磬二器而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和也。○徐氏常

吉曰。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以詩歌則音律分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所謂不僭也。以雅以音而奏夫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南也。以籥以舞而協夫音也。



毛氏萇曰。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

孔氏穎達曰。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舉磬。則鐘鑄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卽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以東爲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胡氏紹曾曰。笙磬。是石磬名。非笙簧之笙。儀禮設於阼階東者爲笙磬。西階西者爲頌磬。亦有笙鐘頌鐘。皆編而縣之。



沈氏守正曰。三章皆婉刺之詞。鼓鐘伐磬。宜其樂也。而見之者反憂作樂者。今之人也。而懷恩者。古之淑人君子也。是所以刺也。末章見我之憂傷者。非樂之故也。如以樂。則以雅以南以籥。俱不僭矣。獨其作之。

者非人
何哉。

鼓鐘四章章五句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



胡氏一桂曰。歐文忠公之論曰。鼓鐘序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

上矣。然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竝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爲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橫渠張子以爲淮水爲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詩人憂而傷之。今以書所謂湯湯洪水方割觀之。

則湯湯固可言淮水爲害也。若下文湝湝三洲。又不得謂爲害矣。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卽史也。其論固當。然而詩文亦不明。言其爲幽王也。故集傳以爲未詳。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楚楚者茨。言抽

敕留反

其棘。自昔何爲。我執

魚世反

黍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

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

叶逸織反

以妥

湯果反

以侑。

音又叶夷反

益以介景福。

叶筆力反

賦也。楚楚盛密貌。矣疾藜也。

董氏道曰。鄭康成謂趨以采齊。當爲楚草。

之齊。○呂氏祖謙曰。說文曰。齊。穀藜也。而美則以茅葺屋覆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爲齊。其爲英者。後人誤也。抽除也。我爲有田祿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與翼翼。皆蕃盛貌。露積如字又音漬。曰庾。孔氏穎達曰。甫田曾孫積。周語云。野有庾積。十萬曰億。鄭氏康成曰。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饗獻也。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鄭氏康成曰。尸始入。祝則詔主人拜妥尸。使之坐。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爲尸。李氏如圭曰。曲禮云。爲人無父者。皆用孫之。旣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儀禮少牢饋食禮。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

不言。答拜。遂坐。○李氏如圭曰。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也。少牢饋食禮。尸告飽。

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介大也。景亦大也。○此詩。

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言疾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爲此事乎。朱氏公遷者治田之人也。蓋將使我於此執黍稷也。輔氏廣曰。首四句。推本而言。以見其不忘所自也。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爲酒食以饗祀焉。侑而介大福也。葉氏向高曰。此言力農爲奉祭之本。而享祀妥侑。則總一祭而言。

儀說

朱氏善曰。此章言由古人有墾闢之勞。是以今日有收成之富。由倉廩有收成之富。是以宗廟有享祀之豐。是以我君獲福祿之大。蓋力於農事。所以致其勤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致力。惟孝故致力於神者詳。

○濟濟

子禮

跔跔

七羊

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

或亨

普庚反叶鋪郎反

或肆或將。祝祭于祊

補彭反叶補光反

祀

事孔明

叶謨郎反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叶虛良反

孝孫有

慶

叶祉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濟濟跔跔。言有容也。

孔氏穎達曰。曲禮曰。夫濟濟。士跔跔。是有容。

也。○輔氏廣曰。古之祭祀。用人甚多。此言

濟濟蹠蹠者。謂凡與祭之人。皆有容儀也。

冬祭曰烝。秋

祭曰嘗。許氏謙曰。烝嘗宗廟之祭名。嘗。嘗新穀也。烝。進

品物也。○朱氏公遷曰。言烝嘗。則禴祠在其中

矣。剝解剝其皮也。亨。煮熟之也。肆。陳之也。

蘇氏轍曰。謂

陳其骨體於

俎。將奉。音持而進之也。輔氏廣曰。剝亨肆將各有

其人。皆蒙濟濟蹠蹠一句。祔廟

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

賓客之處也。禮記郊特牲。索祭祀于祔。不知神之所在。

於彼乎。於此乎。注。索。求神也。○輔氏廣曰。

王氏云。凡祀裸鬯。則求諸陰。炳蕭。則求諸陽。索祭祀于

祔。則求諸陰陽之間。蓋魂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

如此。○朱氏公遷曰。公食大夫。皆行事

於廟。是廟門之內。有待賓客之處也。孔甚也。明。首

也。著也。皇大也。君也。

輔氏廣曰。君也者。如府君之謂。所以尊之也。

保安也。神

保。蓋尸之嘉號。楚詞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

朱子

曰。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蓋身則巫而心則神也。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也。

孝孫主祭之

人也。慶猶福也。



范氏處義曰。自此章而下。皆言祭祀之禮容。及飲

福之事。

○朱氏公遷曰。濟濟蹠蹠以下五句。是薦

牲之敬爲一節。

祝祭于祊一句。是求神之誠爲一節。

祀孔明一句。則總結之也。

○薦牲之禮如此。求神使饗

之又如此。祀事可謂明備矣。此先祖之所以來饗。孝孫之所以受福者。盛大而悠久也。

○何氏楷曰。廟事莫重

於烝嘗。田功成

而品物備也。

○執爨七亂反 踏踏七畧反 爲俎孔碩叶常或燔 約反

音煩
或炙之敕反叶陟畧反

音麥叫
君婦莫莫木各反叶陟畧反

音麥叫
爲豆孔庶叶陟畧反

音麥叫
木各反叶陟畧反

爲賓爲客叶克各反

獻酬市由反

交錯叶徒鶴反

禮儀卒度叶徒洛反

語卒獲叶黃郭反

神保是格叶剛鶴反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叶剛鶴反



賦也。爨竈也。

毛氏萇曰。饗爨。廩爨也。○孔氏穎達曰。饗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

饗爨在門東南北上。
廩爨在饗爨之北。

踏踏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

也。朱氏公遷曰。所謂燔燒肉也。炙炙肝也。孔氏穎達曰。燔者。火燒之。

博碩肥腯是也。

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

皆所以從獻也。特牲

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孔氏

穎達曰。言從獻者。旣獻酒。卽以此燔炙從之。而置之在俎也。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從獻之

文也

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

王氏安石曰。執

踏踏。則貴者可知也。君婦。尊者也。尊者莫莫。則卑者可

知也。○輔氏廣曰。莫莫。有冲漠之意。唯清靜而敬之至

者。方有此意思。曰君婦者。君卽主也。又所以尊稱之也。

豆。所以盛內羞庶羞。主婦

薦之也。孔氏穎達曰。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

之羞。其籩則糗餌粉粢。其豆則酏音移食。稼食。庶羞。羊

膾音熏不曉。音朽。皆有歲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

右。陰也。庶羞

在左

陽也。

庶多也。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旣獻尸

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徧也。毛氏萇曰。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劉氏瑾曰。特牲主人酇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賓飲獻爵。主人飲酢爵。遂以觶酌于西方之尊。以酬賓。又自飲。再酌飲賓。賓奠觶于尊南。至旅酬。乃舉其觶。酬長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尊。以飲長兄弟。長兄弟卒。解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旅者。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皆如初儀。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朱氏公遷曰。卒度。卒。獲言無不合於法。無不得其宜也。○黃氏佐曰。古者於旅也語。恩澤行於禮法之中。和樂生於誠敬之內。格來酢報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內而主婦。外而賓客。及賤而執農者。無不敬以將事如此。此神之所以饗。而福之所以

降也。○朱氏善曰。言自始至終皆盡善。於是神保來格。而報之以介福。言其盛大也。祚之以萬壽。言其悠久也。

○我孔熯

而善反

矣。式禮莫愆。

叶起巾反

工祝致告。徂齋

孝孫

叶須倫反

苾

蒲必反

芬孝祀

叶逸織反

神嗜飲食。卜爾百

福

叶筆力反

如幾機

音

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

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熯竭也。善其事曰工。

王氏逢曰。工於爲祝者。

苾芬香也。

卜子與也。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式法齊整。同也。

稷。疾。匡。正。敷。戒。極。至。也。

朱氏公遷曰。整則不亂。疾則不慢。正則不邪。戒則不忽。皆莊敬

之容。○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

是祝致神意以嘏。

輔氏廣曰。徂賚孝孫。鄭氏以假爲徂往也。賚字也。所以重釋

上句致告之義。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集傳失解此二字。

曰。爾飲食芳潔。

朱氏

公遷曰。上章酒食

牛羊燔炙之類。

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

法。孔氏穎達曰。言須而卽來。不遲晚也。來必豐足。不乏少也。

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

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

輔氏廣曰。禮容莊敬解既齊既稷。既

匡既敷二句。故報爾以衆善之極。解永錫爾極一

句。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解時萬時憲一句。

各隨

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

李氏如圭曰。工祝致告。以下皆序嘏主人之詞。少牢嘏

詞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

劉氏瑾曰。少牢嘏

傳來女孝孫。朱氏公遷曰。注云。來讀曰釐。

釐賜也。卽所謂承而致之也。

使女受祿于

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大夫之禮也。

朱氏公遷曰。事有始終。敬無間斷。

曰。公卿大夫其禮

皆然。故引以爲證。

集說

嚴氏粲曰。祭祀甚勞。筋力既竭。而用禮皆無愆過。

異於跛倚臨祭矣。於是工善之祝。致神意以告主。人謂致嘏辭也。不言錫福。而曰錫極者。詩人祝君以福。多言致福之本。人君能建其有極。則五福備矣。錫云者。猶曰天誘其衷也。○朱氏公遷曰。事有始終。敬無間斷。上章絜牛羊者。執爨者。君婦。賓客。皆極其禮敬。如彼此。

乃言主祭者之敬。其不替又如此。則自安侑以來。敬可知也。○極訓爲至。則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修身而得身修之極。齊家治國而得家齊國治之極。推之其餘。莫不皆然。所謂無一事而不得乎此也。○福祿。以報飲食之芳潔。衆善之極。以報禮容之莊敬。各隨其事而報之也。但極之所在。卽福之所在。極又可以兼乎福矣。

○禮儀既備。

叶古蒲北反

鐘鼓既戒。

叶訖力反

孝孫祖位。

叶力入反

工祝致告。

叶古得反

神具醉止。

皇戶載起。

鼓鐘送戶。

神保聿歸。

諸宰君婦廢徹。

叶直列力反

不遲諸父兄弟。

備言燕私。

叶息夷反

賦也。戒告也。

輔氏廣曰。禮儀既備。言其禮之無不舉也。鐘鼓旣戒。言其樂之無不奏也。

如此則祭畢。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
事以畢矣。

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

呂氏祖謙曰。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

而神歸矣。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鐘者。尸出入奏肆夏

也。劉氏瑾曰。周禮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鐘。師注曰。先擊鐘。次擊鼓。以奏時邁也。○朱氏公遷曰。先旣戒之至此。乃奏之。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

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

鄭氏康成曰。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

君婦。蔓豆而已。不遲。以疾爲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

劉氏彝曰。不遲不敢

怠且緩。如神猶在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劉氏瑾曰。儀禮。主人之俎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阼俎豆邊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人於堂。主婦以祝豆邊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於房。所以親親也。

范氏處義曰。此祀事既畢。孝孫往於位而立矣。祝於是告利成焉。謂致尸意於主人也。神醉而尸起。遂戶而神歸。誠敬之至。如神在也。廢微不遲。不敢以祀畢而慢其事也。自是以往。可以燕同姓矣。故曰備言燕私。○唐氏順之曰。此交神明之終。逮羣下之始。所謂既盡禮於所尊。遂致愛於所親者也。

古者賓饗或上取或下就。蓋禮尚優賓樂可斷章寓意。其義寬若宗廟之祭禮主尊祖敬天樂以昭德象功罔敢踰越其義嚴如周禮鐘師掌金奏有曰肆夏天子之廟尸出入奏之而饗元侯竝奏焉元侯相饗亦得用之所謂其義寬也至於廟祭魯得用天子禮樂者成王特以褒周公之德他國則不敢干然孔子猶竊病之蓋若是其嚴也今楚吳五章鼓鐘送尸句集傳以爲尸出入鼓鐘以奏肆夏此沿鄭箋然毛鄭以楚吳爲思古盛王重農奉祭故引大司樂之文集傳改爲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則肆夏皆述天子之事於公卿奚取焉故正其說於此然觀章句下集傳引呂祖謙先王致力於民一段則朱子仍未盡廢舊說後之學者其善擇焉

○樂具入奏叶音族以綏後祿爾殼既將莫怨具

慶。叶祜。羊反。既醉既飽。

叶補。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

君壽考。

叶去九反。

孔惠孔時。維其盡。

叶子忍反。

之。子子孫

孫。勿替。

叶天帝反。

引之。



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

邢氏曷曰。

月令仲春云。寢廟畢備。鄭注云。前曰廟。後曰寢。以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

奏於寢也。

孔氏穎達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卽陳燕私之事。○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

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爲將受後祿而

綏之也。

毛氏萇曰。綏安也。然後受福祿也。

爾穀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

者。朱氏公遷曰。此之小大。

卽前章之諸

父兄弟也。燕私舉而人心和悅如此。

而皆懼慶醉飽。

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旣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

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

董氏適曰。內盡禮。外

盡物。○朱氏公遷曰。

順者。順於理時者。適於時。

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凡祭必欲其饗之。故工祝致告。宗族

具慶。皆以神嗜飲食歸美焉。

○蔣氏悌生曰。卒章

言神歸賓去之後。同姓復燕於寢。以厚其恩也。

詩人立

言。六章各有條序。

○朱氏公遷曰。祭而格神。則一身宜

受其福。祭而盡禮。則子孫當守其規。此與燕者所以祝

主人也。此章以燕私之事言之。而述與燕者之慶詞如

此。

總論

許氏謙曰。一章。謂勤於稼穡。所入者盛。得以爲祭祀之具。二章。言牲體之絜。三章。言俎豆之盛。又皆言神饗而降福。四章。祝致神語。五章。送神而起下。章燕宗族之端。卒章。宗族燕而祝君壽福也。○姚氏舜牧曰。神之所饗。在明德之馨。然非黍稷之馨。無由以將。所以公卿必力田以供祭祀之禮。

楚茨六章章十一句

集傳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

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朱氏公遷曰。此本序說。故以先王言。觀其威儀之盛。物品

之豐。所以交神明。達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
盛政修。何以致之。

集說

朱子詩傳遺說。問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卽
幽雅反復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
篇大抵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爲述公卿有田祿者等
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則恐未然。蓋周自后
稷以農事肇祀其祥。未嘗不惓惓於此。今以爲幽
風幽頌者。皆是也。而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
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成
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曰。此
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
蓋皆畿內諸侯矣。○輔氏廣曰。此詩先儒皆以爲
天子祭祀之事者。豈其見詩中慶祝之詞太侈。如
萬壽之類乎。然少牢嘏詞。固曰眉壽萬年者。此正

大夫之禮也。呂氏之說。德盛正修。亦以爲天子事耳。然公卿固亦有家事。而國之政事。亦無不與聞也。故集傳取而載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

田見反叶

之。咷咷。匀音。

音

原隰曾

孫田

叶地

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叶滿

集
傳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

孔氏穎達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徇治。不

爲邱甸之異於鄭也。○甸之爲字，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爲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又音爲乘，故鄭以爲禹治而甸。甸，墾辟貌。孔氏穎達曰：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曾孫主祭邱甸之畝。畝，墾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

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爲

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

劉氏彝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

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道之也。○徐氏光啓曰疆理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爲疆在內爲理就一夫論則遂徑爲疆中閒畝畎爲理就十夫論則溝畛爲疆中閒遂徑又爲理矣推而至於萬夫則一成之外川路爲疆中閒澮道洫塗遂徑皆爲理矣。○畝壘也。何氏楷曰韋昭云下曰畎中水道古作畎六畎爲一畝對畝則畎爲下對畎則畎爲高畎卽田身是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畎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畎東矣。孔氏穎達曰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畎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朱氏公遷曰周禮百畝爲夫夫閒有遂尤夫爲井井閒有溝凡遂在田首如此則遂在井之內

溝在井之外。田首者。水之來處也。畝以防水。則當卑下之處。地之大勢。東南下。故欲水自西而東。則爲畝在水之南。欲水自北而南。則爲畝在水之東也。然高下相因。無定勢。舉東南。則西北可推。故傳於下文。言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則知不可執一論也。○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卽其篇

首四句之意也。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董氏道曰。雍州之山。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禹固治之矣。○嚴氏粲曰。言禹甸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故其原隰翼闢。而我得田之。於是爲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

集說朱氏善曰。首章言地利之盡也。此南山之下。有神禹以甸治之於前。若彼其可信也。有曾孫以耕治

之於後。又若此其墾闢也。於是而疆之理之使之爲畛。爲塗。爲邱。爲甸。則所以順地勢之所宜也。使之爲溝。爲洫。爲澮。爲川。則所以順水勢之所宜也。○何氏楷曰。自首章至黍稷。或或先從田事說起。爲祭祀張本。與楚英同意。

○上天同雲雨。于付。雪零零。敷云。益之以霖。亡革。
反。谷反。叶烏。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集傳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零零。雪貌。

陸氏

佃曰。零。零。小雨貌。陸氏佃曰。釋名曰。言纔深瀝露漬盛也。如人之沐。惟及其上支而已。根不濡也。霖膏潤入土。如人之脉。故曰霖也。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人之脉。故曰霖也。

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彭氏執中曰。上章時俗云蝗產子於地中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於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爲豐年之兆也。

集說

陸氏佃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偏也。雨則欲微而潤也。蓋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而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雨言小。雪言盛。雪則欲其盛矣。然又欲其澤浸之甚周也。故繼之曰既優既渥。雨則欲其微矣。然又欲其膏潤之僅足也。故繼之曰既霑既足。○朱氏公遷曰。雨雪以時。斂藏發育得其正。故能生我百穀也。○田之辟者禹之功。穀之生者天所賜。於篇首二章述之。不忘本也。

疆場

音亦

翼翼黍稷或或

於六反叶於逼反

曾孫之穡以

爲酒食畀

必寐反

我戶賓壽考萬年

叶泥因反



賦也場畔也

何氏楷曰。疆場皆田界之名。疆乃八家同井之界。畔場乃一夫百畝之界。

畔場通作易

翼翼整飭貌

劉氏彝曰。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或或

茂盛貌

劉氏彝曰。謂萬井碁布廣野或或成文也。

畀與也○言其田整飭而

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

劉氏瑾曰。詩人本欲言此章之事而先言首章田畝之墾

闢疆理矣。章雨雪之滋生百穀而以此章首二句承上章之意言之也。

於是以爲酒食而

獻之於戶及賓客也

呂氏祖謙曰。邱氏曰。與戶謂獻熟食。并酌齊獻戶是也。與賓謂助祭

之賓酌齊獻戶。戶因酌以酢賓。并祭末燕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劉氏瑾曰。三獻戶之後。

主人亦有獻賓之禮。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懼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劉氏瑾曰：集傳所謂陰陽和者，亦承上章雨雪饒洽之意也。

集說 朱氏善曰：三章言人事之善也。田以井制，其疆場翼翼然整齊，其黍稷或或然茂盛，皆曾孫之穡也。於以爲酒，則三酒五齊之無不備；於以爲食，則潔粢豐盛之無不宜。於以畀尸，則可以妥侑；於以畀賓，則可以獻酬。於是而神降之。

福使之壽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叶攻
乎反

是剝是菹。

側居
反

獻之

○皇祖會孫壽考。

叶孔
五反

受天之祐。

侯古
反

集傳 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酢音菜也。毛氏萇曰：剝，祐。

瓜爲菹也。瓜爲菹也。祐，福。

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爲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
爲廬舍以便田事。許氏慎曰。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
董氏道曰。每家廬舍二畝半。○呂氏
祖謙曰。後漢書注。春秋井田。計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
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
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呂氏祖謙曰。前漢書食貨志。瓜瓠果蓏植於疆場。瓜成。
剗削淹漬。以爲菹。而獻皇祖。孔氏穎達曰。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蓏。是祭必有瓜矣。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
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
事。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范氏處義曰。斷壺食
瓜。本以養農夫。今乃爲菹以供祀事。蓋祀貴乎備物。大

金言集解卷第十一
至於玉帛牲牢。微至於蘋蘩蒞藻。無不用也。而以瓜爲
菹。又見於此。所謂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矣。詩人舉至微
之物。而有取於農夫之瓜。亦以見因農事之成。而報祭。
故受福亦厚也。○朱氏公遷曰。地無遺利。祭無遺禮。於
此可知。但菹不止於
瓜。舉此以爲例耳。

○祭以清酒。從以駢。息營反 牡享于祖考。叶去久反 執其
臠刀。以啓其毛。取其血營。音勞



賦也。清酒。清潔之酒。

嚴氏黎曰。猶鳬鷺言爾。酒既清烈。祖旣載清酣。

鬱鬯

之屬也。

孔氏穎達曰。春官鬱人掌裸器。凡祭祀之裸事。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彝。尊彝四時之祭。皆裸

用彝。是祀裸用鬱鬯也。○朱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爲
秬秬爲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

駢

赤色周所尚也。

孔氏穎達曰。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駢牲。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也。

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

董氏鼎曰。酒以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然

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

孔氏穎達曰。鸞卽鈴也。謂

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

骨脂膏

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骨以升臭

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

孔氏穎達曰。楚

語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血以告殺。亦楚語文。骨以升臭。謂以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

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合鬯臭陰

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

也。

鄭氏康成曰。灌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

蕭合黍稷臭。

陽達於牆屋故旣奠然後炳蕭合羶。

馨香同。鄭氏同。康成曰。奠謂

薦熟時也。蕭薌蒿也。

染以脂合黍稷燒之。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

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朱子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所以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問祖先以

何而求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底道理。

古人於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伊先作樂發散卽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

陰氣求之。

皇說

范氏處義曰。上章言瓜菹。因物之微。以見其備也。
此方言祭祀之禮。有酒有牲。則祭禮備。

○是烝是享。

叶虛良反

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叶謨郎反

先祖

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烝進也。

嚴氏粲曰。烝。若以爲冬
界祖妣之烝。

或曰。冬祭名。

輔氏廣曰。若以爲冬

祭。則其義亦如楚茨二章說。上章既言有酒有牲。以享于祖考。故此章於是言。以是牲酒爲冬祭之烝。而飲食苾芬。祭事備著。先祖於是既大且尊。而降福無疆也。

○鄭氏康歲曰。旣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朱氏公遷曰。承上章牲酒。

言以此而蒸。以此而享。則飲食芳潔。而祭祀明備矣。

總論

張氏未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雨雪之時。而後乃及於祭祀。禮樂之事也。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不備於上。惟田事修。則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福祿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朱氏公遷曰。一章二章三章。共一意。以黍稷爲主。以壽考萬年結之。四章自是一意。以瓜爲主。以受天之祐結之。五章六章。又共一意。以牲酒爲主。以萬壽無疆結之。但畀尸賓獻皇祖。皆擬議於其前。至烝享苾芬。而祀事始成也。○鄒氏泉曰。此詩亦見公卿德盛政修。以基享神之本。而因力農奉祭。以盡事神之道。其壽考福祐之錫。蓋所謂賢者之祭。必受其福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朱氏謀埠曰。楚英。因祭祀而推原粢盛所自出。此詩則因力田而成祭享之禮也。○何氏

楷曰。楚英信南山同爲一時之作。楚英詳於後而略於前。自祭祊以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信南山詳於前而略於後。自薦熟

以後。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

倬

陟角

彼甫田

叶地

歲取十千

叶倉

我取其陳食

音
嗣

我農人自古有年

叶泥

今適南畝

叶滿

或耘或

耔

音子叶
獎里反

黍稷薿薿

魚起反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音毛士

鉏里
反

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

爲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也。

鄭氏康成

曰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
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
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

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

也耔雖壅本也蓋后稷爲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而播

種上於其中苗葉以上

朱氏公遷曰以已通以上猶言旣長也

稍耨

劉氏瑾曰

鉏壠草因墳墳以水反○朱氏公遷曰漢書作也墳墳也
其土以附

苗根壠盡畎平。則根深而能耐風與旱也。薿茂盛貌。不

音

大蒸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

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曖。其秀民之能

爲士者。必足賴也。

韋氏昭曰。曖近也。秀民之秀出者也。

卽謂此也。○此

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爲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

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

劉氏瑾曰。歲取萬畝之入。取之有常也。積有餘之中。必散舊而存新。則用之合宜也。於舊而無紅腐之患。又見其不至於暴棄天物也。

又言存新散

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

稷又已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美大止息

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

朱氏公遷曰。髦士。卽農人之秀者。慰勉之意。不可人人曉

之。惟可與言者與之

言。庶幾達於衆也。

謝氏枋得曰。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斂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入倉廩。陳者卽取之以食農人。從古

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也。○朱氏善曰。歲取十千。賦斂之常也。食我農人。周給之仁也。今適南畝。巡省之勤也。烝我髦士。勸相之備也。

○以我齊音答明叶謨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叶祛琴瑟擊鼓。以御牙嫁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集傳

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

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孔
穎達曰。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
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

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則社。○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爲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此人爲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爲后土。
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致禽以祀祊。音是也。鄭氏康成曰。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周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爲方。聲之誤也。○賈氏公彥曰。祊是廟門之外。今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故云誤。秋物成。四方神之功。故。臧。善。慶。福。御。迎。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卽報祭之。臧。善。慶。福。御。迎。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卽神農也。孔氏穎達曰。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神農也。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幽雅。擊土鼓。以也。

樂田畯是也。

許氏謙曰。此傳田畯與經三章田。樂不同傳。以神言經以人言也。穀養也。

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言奉其齊盛

毛氏
萇曰

器實曰齊

盛

犧牲

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

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

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

朱氏公遷
曰。是蓋一

時之祭而報祈

之意具焉者也。

王氏安石曰。作樂以御田祖。祈甘雨。農事終則有始也。祈甘雨所以介稷黍。介稷黍所以穀。士女樂

歲則士女多賴故也。○朱氏善曰。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齊明犧羊禮之成也。禮以備物故

於報成之祭言之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達和故於
祈年之祭言之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方社以見田
祖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上言
農夫之慶歸其功於民也。下言穀我士女溥其惠於下
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

叶獎
于輒
里反

餧

于輒
反

彼南畝

叶滿
彼反

田畯

音俊

至喜攘

如羊
反

其左右

叶羽
已反

嘗其旨否

叶補
美反

禾易

以鼓
反

長畝

同上

終善且有

叶羽
已反

曾孫不怒農夫

克敏

叶母
鄙反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爲然曲禮外事

曰曾孫某侯某

王氏逢曰。陳氏曰。先儒以外事爲治。兵然巡狩朝聘盟會之類皆外事也。武

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餕餉攘取旨

美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

子來餕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

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

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

何氏楷曰。善者實穎實栗之美有者萬億及秭之饒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

以敏於其事也

朱氏善曰。曾孫之來。以省耕爲職者也。田畯之至。

以勸農爲職者也。以其婦子餕彼南畝。言其力之齊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言其情之親也。禾易長畝。終善且有。言其效之著也。於田畯見之喜。曾孫見之不怒。互文以見意也。田畯見之喜。曾孫見之不怒。則農夫益以敏於其事矣。謂不待督趣而自勸也。

○曾孫之稼如葵

才私反

如梁曾孫之庾

羊主反

如抵

直基反

如京

叶居良反

乃求千斯倉

乃求萬斯箱

黍稷

稻梁農夫之慶

叶祉羊反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

孔氏穎達曰。墨子稱茅

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

箋以茨爲屋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

梁車梁。言其穹窿也。

劉氏瑾曰。小戎所謂梁輈

是也。抵水中之高地也。京高邱也。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梁。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此。

蘇氏轍曰。英言其多也。梁言其積也。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禾稼既積。乃求于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黍稷稻梁言無所不有也。○輔氏廣曰。夫以時斂散補助不足。而勞來勸相以致農夫之敏者。固賴乎上之人。而火耕水耨。沾體塗足。勞苦自竭。以致禾稼之登。則實賴農夫之力也。歸美於彼。而欲報之厚。宜矣。范氏處義曰。黍稷稻梁。旣無所不有。農夫相慶於下。謂此皆君賜也。何以報之。神能助君以福。至萬

年之永。乃所以爲報也。○胡氏一桂曰。集傳歸美於下之說。善矣。但農夫不當得此重辭。只恐是田祖報曾孫介福。如曾孫之稼以下事。而萬壽無疆。則其頌禱之辭也。

總論

黃氏佐曰。此詩固重有年上。亦重勞農上。篇內所。以多歸美農夫之辭。蓋言有年。見得於神。不可不。祭。而祭祀固所以爲農也。此所以來大田之荅也。○唐。氏順之曰。首章言力農。二章言奉祭。三章申言力農之。意。四章申言奉祭之意。總之皆見其厚民耳。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叶上止反以我

章勇既冉躬。叶養既耜里。反耜載南叶滿。既彼播厥百穀。叶工洛反既

覃

以冉躬。叶養反

耜載南叶滿

既耜播厥百穀。叶工洛反

庭且碩

叶常
約反

曾孫是若。

集韻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

何氏楷曰。月令季冬令告民出五種。

所謂旣種也。命農計耦耕爭修來耜。具田器。所謂旣戒也。

覃利。俶始載事。庭直。朱氏公遷

曰。直則茂。拳曲則生不遂矣。

碩大若順也。

○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

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旣備矣。然後

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

王氏安石曰。畝大抵以南爲正。故每曰南畝。

旣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

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

朱氏公遷曰。曾孫之所欲者。豐年而已。故用力致此黍稷以順

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旣種旣戒。以下。

至於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也。○輔氏廣曰。旣備乃事。凡事豫則立也。播厥百穀。見其種之多也。農夫以百穀庭碩。爲順曾孫之欲。則上之意乎於下。而下之意順乎。

上矣。

○旣方旣阜。

叶子

旣堅比好。

叶許

不稂不莠。

音郎

餘久。

反

去起呂

其螟。

莫廷

膾。

音乃

其蟊。

莫侯

賊無害我田。

叶虎

程稚

音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叶虎

委反。

賦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

孔氏穎達曰。孚甲木

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禾旣有穗。卽生孚甲。實未堅者曰阜。劉氏彝曰。穀粒旣實而未充滿曰阜。稂童梁。陸氏德明曰。童梁草也。說文作節云。稂或字也。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也。莠似苗也。皆害苗之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孔氏穎達曰。皆釋蟲文。陸璣疏云。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何氏楷曰。月令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仲夏行春令。則百螣時起。以螣之種類不一。故曰百螣。皆害苗之蟲也。穢幼禾也。孔氏穎達曰。蟲災穢者偏甚。故舉以言之。○言其苗旣盛矣。又必去此四蟲。然後可

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爲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於勑蓋古之遺法如此。

論衡 鄭氏康成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張子曰。三代盛時。必無蟲患。天下之田盡墾。何處不種。縱或有之。亦人衆覺察必豫。早能去其害。雖有山林陂澤。亦人以時出入。滯停水陂。不得生也。且不論盛時。故災害不作。直人謀足以勝之。蠒螟之類。其去易於蝗。又況古人除田害。亦易得人。只於采芑使三千乘。要以百井之民。除一井之民患。計之爲不難。

○有渰

於檢

萋萋

七西

雨雨祁祁雨

于付

我公田

遂及我私

叶息夷反

彼有不穫種此有不斂力

檢齊才

稽計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寘婦之利

集傳

賦也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

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

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

漢書食貨志建步立畝六

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

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稱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

劉氏彝曰

穉。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穢。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拆亂秉穫之所不逮者。○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

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穢束。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爲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爲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詩說

輔氏廣曰。旣無狼莠之害。又無蟲蝗之害。則其不
可無者。雨而已。故此章又言其望雲與雨。先公田
而後私田。如此。則成有年矣。鰥寡孤獨聖人亦不能使
其無也。但發政施仁。則先及之而已。雨我公田。尊君之
義也。伊寡婦之利。及衆之仁也。○謝氏枋得曰。三代盛
時。君之愛民。無所不用其極。民之愛君。亦無所不用其
極。民之望雨。惟願其田中之洋溢。今所願者。公田之雨。
優渥霑足。其餘波及我私田也。尊君親上之心。亦厚矣。
穉有不穫。穧有不斂。秉有遺穗。有滯。此樂歲粒米狼戾
之時也。農夫何見。而乃能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養鰥寡。
此上好仁。而下好義也。○陳氏櫟曰。此章欲雨公田。不
至知有己。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己。而不知
有人。忠厚苦此。其

幽風之氣象乎。

○會孫來止以其婦子餚彼南畝。子畝竝田畯至

見前篇

喜來方禋

音

因祀

叶逸
織反

以其駢黑與其黍稷以享

以祀

同上

以介景福

叶筆
力反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

董氏道曰。來方禋祀。以其所至之方而禋祀也。

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穫

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

王氏安石曰。喜其趨穫事也。

○朱氏公遷曰。此四句與甫

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夫之勤。此則農夫相勸。以慰君上之心。一爲耘耔之時。一爲收斂之時也。

曾

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

之牲。此言駢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

呂氏祖謙曰。南方用駢牲。北方用黑

牲獨舉駢黑者。孔氏所謂略舉二方以爲韻句是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會孫之孚福也。

集說

輔氏廣曰。以其婦子餧彼南畝。田畯至喜。所以慰上之心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所以錫上之福也。始焉竭力。以慰上之心。終則至誠。以錫上之福。民之愛君者如此。則知君之所以愛民爲何如哉。○吳氏師道曰。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而亦直稱曾孫。可以見俗之質厚。而上下親愛之誠。

總論

劉氏瑾曰。一章言田事修飭。而苗生盛美也。二章言苗旣秀實。而願其無損也。三章復願其雨澤溥及。而收成有餘也。卒章言其收穫之後。而報祀獲福也。

大田四章一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

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卽爲幽雅。其詳見於幽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旣臧爲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

周禮籥章。歛幽詩以逆暑迎寒。祈年於田祖。歛幽雅以樂田畯。祭蜡。則歛幽頌以息老物。鄭康成箋幽詩以應幽籥。分殆及公子同歸。以上二章爲幽風。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爲幽雅。稱彼兕觥萬壽。

無疆以土爲幽頌。孔穎達疏之曰。述其政教之始。則爲幽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幽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幽頌。故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此漢唐相傳之說。而程子亦以爲然也。至宋而解詩者衆。或謂旣曰雅頌。當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或謂以七月全篇隨其音節吹之。以合於風雅頌。或謂楚茨大田。甫田。是幽之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是幽之頌。朱子謂數說皆通。而未敢必也。間嘗考之。楚茨專言廟祭。甫田有祈甘雨之文。似有合矣。然周禮言吹幽竹。擊土鼓。而不言有琴瑟之樂也。大田詞主報賽。非以言祈。至思文爲配天。臣工爲戒田官。噫嘻爲成王後詩。惟豐年。載芟。而良耜。止言農事。可以通用。然在周頌無文以證其爲幽。朱子旣無定論。則鄭箋引周禮以解幽詩。似尚爲近古。況周禮出於西漢鄭氏一門。具有師承。其說或非無本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於良反無韻木詳

君子至止。福祿

如茨。韎

音昧

韎

音闇

有藪

許力反

以作六師。

集傳

貯

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

問

洛水

或云

兩處。朱子曰。

此只就洛邑言之。○呂氏祖謙曰。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爲宗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

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

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

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

梁氏益曰。草也。亦蘆也。古謂之茅蒐。今詳之。苦。蕁茜。亦作

蒨。染絳。之草也。韎韋也。合韋爲之。

問韎韋。毛鄭以雪。祭服王氏以爲戎服。朱子曰。只是戎服。

古傳云。有韎韋之附注是也。

周官所謂韋弁。典事之卿也。

劉氏瑾曰。韋弁。韋是戎服。

考。月常服注。○鄒氏泉曰。注引周官韋弁。云者。乃証韋爲兵服之意。作弁看則非。奭赤貌作猶。

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

劉氏瑾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一萬二千五百家

爲鄉。凡起徒役。母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

○此天子會

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集說 鄒氏泉曰。此詩言講武而先言洛水之勢者。以見所建朝會之所。據天下之上游。足以起天下之朝宗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鞶琫

補頂

琫。必孔反。

有珌。賓一反。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集傳]

賦也。韜容刀之韜。今刀韜也。

音笑

上飾珌。下飾

毛氏

萇曰。天子玉琫而珧。音遙珌。諸侯鑾。音蕩。琫而璆。音求珌。○孔氏穎達曰。說文云。珧蜃甲。又云。黃金謂之鑾。

亦戎服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服飾如此。尊臨天下。福祿盛矣。且將

長受福祿。保有天下而不失也。○朱氏道行曰。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此章曰家室。下章曰家邦。四方戶閭。不敢自外之詞也。君子萬年。萬年連下讀。致治久長之祝。俱根作六師來。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

子萬年保其家邦。

叶卜反

賦也。周猶聚也。

姚氏舜牧曰。言福祿無不會聚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福祿既同。已盛矣。萬年保家邦。又將及其久也。比二章既美之。又祝之。蓋上章申獻韜有奭之意。此章申福祿如茨之意。○

季氏本曰。人心所歸。即是福祿之同。

總論

朱子詩傳遺說。問瞻彼洛矣。傳以爲諸侯美天子之詩。今考其閒。有以作六師之言。則其爲天子之事。審矣。然二章三章祈頌之語。則不過保其家室。家邦而已。氣象頗陋。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何也。曰。家室家邦。亦趁韻耳。天子以天下爲家。雖言家室。何害。又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朱氏善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言其形勢之壯盛也。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言其福祥之厚集也。韜韜有奭。以作六師。言其人心之翕聚。

也。形勢壯盛得乎地也。福祥厚集得乎天也。人心翕聚得乎人也。周人尚文其弊也必起於弱。故周公戒成王曰。詰爾戎兵。畢公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皆欲其振厲奮發。以聳萬民之觀瞻。一四方之趨向也。此詩云。天子至洛水之上。親御戎服。以起六師。則必於此乎。朝會於此乎。田獵修戎備。於閑暇之時。講武事於燕安之日。據地利以合人心。遵國典以承天意。使斯民知國勢之尊安。王靈之赫奕。是固福祿之所由聚。邦家之所由安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朱子曰。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蕕蕕皆然。○鄒氏泉曰。此會諸侯而因講武事。如車攻詩。東都之行。本爲朝會。而詩之作。則爲臣獵。此詩當如此例看。東都之至。本爲朝會。而作

詩之意則

重講武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呂兮。我觀之子。我心寫想叶兮。
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與反



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

貌。覩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荅瞻彼洛

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觀之子。則

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

有譽處。宜矣。

呂氏祖謙曰。譽處。見蓼蕭。

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

似。輔氏廣曰。先生正以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相似。故知其爲天子美諸侯之詩。以荅瞻彼洛矣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此以可喜之物爲喜。見諸侯之興也。

見裳華之葉湑然已心喜。況得見此賢諸侯乎。可知矣。譽處安樂也。旣能獲乎上。斯宜有其樂。○錢氏天錫曰。洛邑朝而之子覩。則制治保邦之長策。足以慰求治之心。故傾倒無留恨如此。一見便使人悅樂。

必有所以感動乎人者。便舍下威儀才德在內。

○裳華者華芸其黃矣。我覩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叶墟
羊反

興也芸黃盛也。朱氏公遷曰。裳華之芸黃亦章文。有文章粲然之意。故以爲興。章文

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集說

蘇氏轍曰。黃色之正也。芸黃之盛也。有章。有文也。

君子之有文粲然如華之盛也。○輔氏廣曰。文章德之弸中而彪外者。德之彰著如此。則固宜其有福慶也。○朱氏公遷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頃。不愆於儀。則上得於君。而獲福必然矣。上章之譽處。卽此章之福慶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

叶僕各反

我覩之子。乘其四

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集說

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集說

謝氏枋得曰。愛其人。見其車馬之盛。亦喜之。德足以稱其車服者也。○朱氏公遷曰。裳華之色不齊。而之子之馬。則其色齊也。此反其意以爲興也。美其文章。則有根於中者。美其車服。則有所以稱其服者。二章

皆不顯言。而自可見我心寫兮之故。○朱氏道行曰。六轡沃若。就升車攬轡。間節度不爽而言。維其有章之一端也。

○左叶祖
戈反

叫牛

之左同上

叶羽
何反

之右同上

叶羽
里反

之右同上

之君子有叶羽
已反

之維其有叶羽
同上

叶養
里反

之是以似叶養
里反

叶養
里反

叶養
里反

叶養
里反

叶養
里反

○傳

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

則無所不有。朱氏公遷曰。此有字。是有之於外。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

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蘇氏轍曰。君子左而宜其左。右而有其右。有者。有諸中也。中誠有之。則其外於容貌者。眸然其似之。

矣。○朱氏公遷曰。左之宜。右之有人見其然。而不知夫體無不具。是以用無不周也。此則因其所設施。而推其所蘊蓄。以見我心寫兮之故。○鄭氏泉曰。宜者。紛紜交錯。而皆以其道大小常變。而各適其時也。有者。百爲庶務。而出之無窮。千變萬化而應之不竭也。總

是言其設施於外。而時措之妙如此。

總論

朱氏善曰。朱子以爲荅瞻彼洛矣。則是天子會諸侯於東都。講武旣畢。而燕飲之詩也。夫國君之才全德備。觀於朝廷。而見其禮文之無不周。觀於田獵。而見其射御之無不善。則信乎其才之全矣。卽夫多儀之享。而知其有事上之敬。卽夫趨事之敏。而知其有事上之忠。則信乎其德之備矣。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之無可選擇如此。則其中之所有可知。有於中者。所以爲外之本。宜於外者。乃其中之似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集說

姚氏舜牧曰此詩荅瞻洛諸侯因講武而美

天子萬年之固天子因祝頌而美諸侯左右

之宜一時明良

之歌盛矣哉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二十四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四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五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

侯古反

有鶯其羽君子樂

音洛

呂反

胥受天

之祐

侯古反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

許氏謙曰。竊脂見小宛。

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祐福也。○此亦天

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祐矣頌禱之詞也。

集註

鄭氏康成曰。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人亦觀視而仰樂之。○蘇氏轍曰。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夫苟樂之。則其爲之也安。安則如固有之。譬如桑扈之羽鶯。然有文而不自知。亦非其強之也。○朱氏公遷曰。桑扈交飛。則彼此相輝而有文。人臣受燕。則上下相與而獲福。此以相交之益爲興也。○朱氏謀埠曰。桑扈應候而至。喻諸侯時見不違禮也。○張氏彩曰。觀卒章。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則樂胥亦當指燕飲之時爲言。樂胥云者。足以洽情而不逾禮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卑郢

反

集註
興也。領頸屏蔽也。王氏安石曰。屏之爲物。禦外以蔽內也。言其能爲

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禮記。王制。于里
之外設方伯。十

國以爲連。連有帥。一百

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集說輔氏廣曰爲諸侯者外有文章內復和樂固天子之所喜也則願其承上天之祐福爲萬邦之屏翰宜矣○呂氏柟曰領者上輔元首下統四體猶屏之蔽內而捍外也○朱氏道行曰懷萬邦者天子也屏萬邦而捍其外患者君子

之撫柔以安天子也。

○之屏之翰

叶胡

15

爲憲不戢

反莊立

— 1 —

不難。叶

多受福不那

賦也。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

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爲法也。戢斂難恤那多也。
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恤
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

劉氏瑾
曰。菀柳

云不尚文王云不顯不時。大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
民云不寧不康。清廟云不顯不承。以至崧高維天之命。
烈文執競皆言不顯。竝倣此義。



王氏安石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

集說
傲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
多也。○輔氏廣曰。此章又言不獨爲萬邦之屏翰。其所
統之諸侯。又皆以其所爲爲法。則其德亦盛矣。方且戢
且斂。而不敢自恃。其難其慎。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又
豈不多乎哉。百辟爲憲。有期之之意。不戢不難。有戒之

之意。

○兜

徐履反

觥古橫反

其求

旨酒思柔彼交匪教五報

萬福來求

集傳

賦也兜觥爵也觥角上曲貌

朱子曰。觥。頌作挾。春

秋穀梁傳作觶。與此

字旨美也思語詞也教傲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同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又言其飲燕之時交際之間略不

敢少有傲慢之意則其福祿之來又有不待於求而得之者矣彼交匪教亦有戒意○何氏楷曰君子謹守侯度位雖高而不驕情雖通而不肆雖非有意於斂

福萬福皆來就而聚之。易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正謂此也。

總論

鄒氏泉曰。首章願其德足以得天。二章言其德有以衛人。三章言其在國。功大而能敬。足以獲福也。而能敬。足以獲福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陳氏操曰。卽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等語參之。則此爲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

無疑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君子萬年。福祿宜

叶牛

何反

之



興也。鴛鴦匹鳥也。

鄭氏康成曰。匹鳥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爲雙。性馴耦也。○崔氏

豹曰。鴛鴦鳬類。雄雌朱
嘗相離。故謂之匹鳥。

孔氏
曰。羅則張以待鳥。
畢則執以掩物。

君子指天子也。

○此諸侯所以荅桑

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

矣。亦頌禱之詞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鴛鴦于飛。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既宜福。又宜祿。二者皆有不一而足之意。故以爲

興。

唐氏汝諤曰。

君子萬年。

福祿

若與君子而相宜者然。故曰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叶筆

反力

卷之三

三

桑扈之什

四



興也。石絕水爲深。戢斂也。張子曰。禽鳥竝棲。一正

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

左不用而右便故也。

陸氏佃曰。凡鳥。左顧則怒作。右盼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

則仰右翼。故今鷺鳥

遐遠也。久也。

下擊。皆先側左翅也。

朱氏道行曰。鴛鴦在梁。則宿而不飛矣。以宿之戢左翼而舒其右。以捍外。興君子斂小心而久於位。以無危。此宜福祿根源。○胡氏紹曾曰。鴛鴦之靜也。靜亦何患。君子之安安而止也。與時俱息。凝然以受遐福。而又何不宜哉。

不宜哉。

○乘繩證

音救

摧采臥

音反

馬在廄

音未叶

莫佩反

之秣

音末叶

之君子

萬年福祿艾

魚蓋反叶

之

集傳興也。摧，莖。秣，粟。

許氏謙曰。莖與摧同。說文。艾。養也。

莖。斬芻也。秣。食馬穀也。

艾養也。

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廄。則摧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

集傳

黃氏佐曰。艾訓養。如受四方

之貢獻。以天下奉一人。是也。

○乘馬在廄。秣之摧。

叶徂爲采
臥二反

之。君子萬年。福祿

集傳綏。叫宣佳士。

之。

集傳興也。綏安也。

退福。

輔氏廣曰。鴛鴦之詩。乃下禱上之辭。上之禱下。猶且述其德。桑扈是也。下之禱上。則但極其頌禱之情而已。鴛鴦是也。若不敢有擬議其德者。敬之至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黃氏佐曰。上下交而德業成。觀有周盛時。君以桑扈燕其臣。臣以鴛鴦答其君。殆與唐虞賡歌之意同也。

有頰缺婢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殼既嘉。

叶居
何反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湯何反

鳶音

與女雔力多

反

多

施以政

于松柏

叶逋
莫反

未見君子憂心奕奕

叶弋
灼反

既

見君子庶幾說

音懌

叶弋

集傳

賦而興又比也頴弁貌或曰舉首貌

張氏彩曰許
氏曰頴即古

規字規爲員

弁皮弁

孔氏穎達曰弁者冠之大名稱弁

者弁之貌也

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革弁

則服以卽戎冠弁

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

通服之故知皮弁也

○曹氏粹中曰

士之爵弁服之以

祭皮弁服之以朝其在王者常朝則服皮弁

而燕同姓

亦服之所謂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其衣十五升布其

裳素

積

嘉旨皆美也匪他

非他人也

萬寄生也葉似當盧

葉似當盧

葉似當盧

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

劉氏瑾曰。本草。一名寓木。凡桑
槲樹。櫟柳楊楓等樹上皆有之。

此物自感造化之氣而生。別是一物也。

沈氏萬鈞曰。

圖經云。寄生是鳥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

橘而厚軟。莖似槐皮而肥脆。三四月開

花黃白色。六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

女蘿免絲也蔓

連草上黃赤如金。

陸氏璣曰。今合藥免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免絲

殊異。此則比也。君子。兄弟爲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也。

孔氏穎達曰。憂則心遊。不定故爲無所薄也。

○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

朱氏公遷

曰。此於兄弟之下添親戚二字。故言有頰者弁實維伊。蓋本於末章兄弟甥舅而言。

故言有頰者弁實維伊

何乎。爾酒旣旨。爾殽旣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

他也。又言蕪蘿施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旣見而喜也。

集說

輔氏廣曰。有頰者弁。本但言與宴者其弁頰然耳。只是賦體。又貼一句實維伊。何以興起下二句。此則興體。至於蕪與女蘿。施于松柏。則又爲比體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言當極其親厚之意耳。以蕪蘿施于松柏。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則其體之也切矣。未見而憂。旣見而喜。則其與之也深矣。○朱氏公遷曰。松柏蕪蘿。異根同植。兄弟親戚。以異姓爲骨肉。蓋若此矣。

○有頰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旣旨。爾殽旣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叶陵
之反蕪與女蘿。施于松上。叶時
亮反

未見君子。憂心炳炳。

兵命反叶
兵旺反

既見君子。庶幾有

臧。叶才
浪反

集傳

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

輔氏廣曰。以時爲善。何也。

曰。物得其時。則善矣。與維其時矣。之時同。具俱也。炳炳。憂盛滿也。臧。善也。

集說

陳氏推曰。天倫之樂旣敘天下。

事無有善於此者。故曰有臧。

○有頰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旣旨。爾殼旣阜。

方九

反。豈伊異人。兄弟甥舅。

巨九
反

如彼雨

于付
反

雪。先集。

維霰。

蘇薦
反

死喪。

去聲
反

無日無幾。

居豈
反

相見樂。

音酒今
洛

今

夕君孚維宴。

集傳

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

也。爾雅。母之兄弟爲舅。妻之父爲外舅。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兄弟爲舅。姊妹之夫爲甥。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

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孔氏穎達曰。大戴禮。曾子

云。陽之專氣爲霰。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故言遇溫氣而搏也。○何氏楷曰。說文云。霰。稷雪也。徐鍇云。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而下。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

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日之歡。

篤親親之意也。

集說 劉氏辰翁曰。相會之始爲此危語。相感動以極歡趣耳。○季氏本曰。言甥舅者。燕兄弟而併及甥舅也。無幾相見。兄弟甥舅自相謂也。蓋欲其盡今日而樂酒也。

總論 朱氏善曰。推親親之恩。由兄弟以及甥舅。亦其親疎之意也。言薦蘿施于木上。以比纏緜依附之意。以雪之先集維霰。比老至之驗。方其纏緜。固欲相依以永久也。旣而自知老之將至。惟當樂酒以盡今夕之歡耳。蓋君子之於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飲食聚會。亦眞情之所不能已也。○姚氏舜牧曰。凡燕飲。洽彼此之情。况兄弟親戚。其情尤不可解者。故此詩先問其所與燕。

者始敘其所爲。燕者曰。此我之兄弟也。甥舅也。然後道達其情。必先悅。性而有臧。樂酒而維宴。此其情意極款洽也。

頰弁三章章十二句

集說

鄒氏泉曰。此詩見篤親親之意。與角弓相反。○陳氏際泰曰。頰弁猶常棣之志也。

閒關車之牽

胡羽瞎下
介介二反

今思變

力充
反

季女逝

石列石
例二反

兮匪飢兮渴。惄惄音來括。雖無好友。叶羽已反式燕且喜。

集傳

賦也。閒關設牽聲也。牽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

則設之。董氏道曰。案說文。牽。鍵也。故謂之關。又曰。牽。車說本。昏禮。親迎者乘車。變美貌。逝往括會也。○此燕樂。

其新昏之詩。故言閒關。然設此車牽者。蓋思彼變然之

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

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朱氏公遷曰。望其德音來括。則以賢配賢。雖樂而不失其正矣。○朱氏善曰。思變季女。則男至女家

而親迎也。德音來括。則女至男家而成室也。式燕且喜。

則既至而燕飲。以相喜樂也。○季氏本曰。言我所以思變然之少女。而貫牽以往迎者。特以德音之善。而欲其

來會耳。凡人之德。賴友以成。既得季女之賢。自足以助



我成德雖無好反。而式燕且喜矣。此則以得賢女爲慶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鶴。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叶居爻反

式燕且譽。

丁呼報文反

爾無射。

音亦叶都故反

集傳

興也。依茂

不貌鶴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

長肉甚美。

陸氏

曰薛綜曰雉之健者爲鶴尾長六尺字說曰从喬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喬如

也。辰時碩大也。

即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有

集維鶴。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己而教誨之。

黃氏佐曰來教

只是贊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上章言季女以其年之季也。此章言碩女言其德之碩也。○朱氏公遷曰。上言德音。聞

其有是德也。此言令德。則見其實有是德矣。故疊燕喜之意而申以無射云。○季氏本曰。言平林茂木。有文采之鶴集而依焉。喻已有碩女能及時來配。而以令德教我。也。如此。不唯可以得其燕安。且有以成我美譽。則碩女之德。誠可爲全。而我之好。是懿德。寧有厭躬之心乎。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音汝式歌且舞。

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

酒嘉穀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上言德音令德。此言無德與女。蓋美其新昏而謙以承之也。故又冀其飲食歌舞。以答燕喜燕譽。

之意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

星曆
才落

薪。

叶音
薪襄

析其柞薪。

思呂
反

兮。鮮。

息淺
反

我覲爾。我心寫。

叶想
羽反

兮。

則其葉湑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集說

顧氏起元曰。析薪而其葉湑。所得副所求。故以爲

集說興。鮮我覲爾。猶言難得見爾也。蓋惟其令德也不恒有。故云然我覲。卽上文令德來教。我心寫。卽上文燕樂無厭。飲酒歌舞等事。

○高山仰

叶五
剛反

止景行行

叶户
郎反

止四牡騤騤

孚非
反

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集傳

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

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

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

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

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

音向

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輔氏廣曰。表記之言。雖非詩之本旨。然讀者能如此。

則能有益於己矣。時過而學者可常常涵泳此數語以自警。○朱氏公遷曰。旣鄉道而行矣。可中道而廢乎。是以不能自己也。意謂山必陟巔。道必涉畿學必至於極。然後止。此推廣而爲學者言之耳。

集說

錢氏天錫曰。高山景行。興令德。仰止行上。興慰心。

教相

○何氏楷曰。此興季女之賢。可爲師法。與令德來

應

總論

輔氏廣曰。一章。言其望之甚切。故得之甚喜也。二章。言得之有譽。故好之無厭也。三章。則自謙之詞。言我雖無以與女。而女則宜有以相樂也。四章。則言我心傾寫於女。以見誠之至也。五章。則舉其始終而言之。上四句。言其始。下二句。言其終。前已極言之矣。故此但言其略耳。○劉氏瑾曰。此詩皆言慕悅賢女之意。故其未得之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旣得之也。喜其令德來教。而心如輸寫。至於宴樂之也。又歎爲歡之無

美具而且恐無德以相與。證之關雎亦可謂得性情之正者也。

車牽五章章六句

集說

朱氏善曰。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於夫婦缺焉。則此詩雖燕樂新昏之詩。其

一云。昏禮上下通用之樂也歟。

營營青蠅止于樊

音煩叶
汾乾反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集傳

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汙穢能變白

黑。鄭氏康成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許氏謙曰。營營者。青蠅之聲也。變白黑者。青蠅之性也。見其飛之營營。則知其必變白黑矣。聽小人之讒。則知其亂是非矣。傳上言亂人聽。下言變

白黑。意樊藩也。

孔氏穎達曰。孫炎曰。樊圃之樊。

君子謂王也。○詩人以

蓋如此。

樊藩也。

炎曰。樊圃之樊。

君子謂王也。○詩人以
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青蠅之爲物甚微。至其積聚而多也。
營營然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故詩人引以喻
讒言漸漬之多。能致惑爾。其曰止于樊者。欲其遠之。當
限之於藩籬之外也。○陳氏鵠飛曰。青蠅穢不潔之物。
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讒
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
言也。○呂氏祖謙曰。營營青蠅。止于樊。
行且至於几席盤杆之間矣。蓋憂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叶越逼反

集傳 與也。棘所以爲藩也。極猶已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前漢注曰。樂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

粲曰。讒言無有窮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嚴氏
雖四國之遠。亦以交亂。其禍甚大矣。

○營營青蠅止于榛。

士巾反

讒人罔極構

古豆反

我

人。

集傳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

孔氏穎達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

惑亂。與上已與聽者爲二人。
章義同。

集說

陳氏櫟曰。讒人罔極之禍。其未至於亂四國。其始先於構二人。聽者察於其始。而早絕之。庶乎不至

於罔極也。○張氏彩曰。枝葉之繁密者。無過於榛。而蠅亦集其中。喻人之情好。雖密而讒人無不能離間其閑。

也。

總論

程子曰。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爲近。而棘榛爲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二人爲小。而四國爲大。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爲黑也。而言不可以直達。故曰營營。營往來。或自近以至于遠。或自小而至于大。然後其說得行矣。○何氏楷曰。羅願云。君子之於讒也。初蓋易之。至於亂之。又生。而後君子信其讒。故首章但云。毋信讒言。至其二章。則已交亂在外之四國。至其三章。則雖同心如我二人者。亦不能以相有。其始輕之而不忌。皆如此蠅矣。

青蠅三章章四句



劉氏瑾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聲比讒言。下二章以青蠅與讒人對言。故

知屬興此比興相似而
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無韻未詳後三四章放此

籩豆有楚

交

反核

戶革反

維旅酒旣和旨飲酒孔偕

音皆叶

鐘鼓

旣設

質反叶書

舉

市由反

逸逸大侯旣抗

叶居郎反

弓矢斯

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

叶丁藥反

以祈爾

爵

集傳

賦也初筵初卽席也

孔氏穎達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

日

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殼豆實也核

籩實也。

鄭氏康成曰孔氏穎達曰

立實菹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以是總名。此文殼核與籩豆相對。

故分之耳。其

實核亦爲殼旅陳也。

穎達曰。言衆賓之飲敬其事。而衆賓肅慎

又遷於下也。大射樂

避射位是也。

鄭氏康縣也。

文蓋將射於學宮。先北三面鄉射禮則有乃參約大射鄉射禮用樂者。蓋諸侯之射鄉飲禮故也。然此章有常縣之樂。謂宿設

小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孔賓主皆得其宜也。設宿設而

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於下。以

氏瑾曰。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宿各縣鐘磬鼓鏞於堂下。東西正命遷樂於下之文。集傳所引以明此鐘鼓旣設之義耳。射皆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則先行言人君燕射。燕在路寢自舉醻。

舉醻。

舉所奠之醻爵也。逸逸往來有序也。大侯君侯也。天子

熊侯白質。諸侯麋侯亦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

畫以鹿豕。

孔氏穎達曰。鄉射記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

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

○李氏

如圭曰。言質者。以白與赤采其地而後畫。布侯者。直畫

而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

地畫以雲氣。

劉氏瑾曰。凡侯有中。有身。有上下舌。獸侯以布爲之。天子與圻外諸侯皆用布。九幅

每幅闊二尺。其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丈八尺。最

中一幅。卽所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共高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下又各二幅。以爲舌。據侯中之廣。一丈八尺。以三分之一爲正鵠。則正鵠當廣六尺。此燕

射之侯。不設正鵠。則於正鵠之處。以白采其地。而畫熊爲的。又於其側。以丹色爲質。畫雲氣爲飾。自襄侯以下。皆然。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劉氏瑾曰。

鄉射禮注綱持舌繩。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也。不繫者。事未至也。

繫下綱也。

劉氏瑾曰。侯有上下左右舌。故有上下左右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也。又有維。以

綴侯身。侯舌之四角而繫之。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旣同比

毗至

其耦也。

鄭氏康成曰。比。選反次其才相近者也。

射禮選羣臣爲三耦。

李氏

如圭曰。三耦使大夫士爲之。

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

猶奏也。

孔氏穎達曰。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發。發奏已功。故以獻爲奏也。

發。發矢也。

的質也。

孔氏穎達曰。侯中。祈求也。禮記射義。求中以辭所射之處爲質也。

也。所以養病也。

爵也。酒者。所以養老。禮記。卒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

洗禪升酌。奠於豐上。不勝者進取禪。少退立。卒禪進奠於豐下。注。豐形。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蓋似豆而卑。

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

於設鐘鼓。舉醻爵。

氏瑾曰。燕射主於飲酒。而於獻酢酬之後。司射乃命納射器。司馬命是乃射。故此言。

張侯樂正命遷樂大侯。旣抗於設鐘鼓。

其幼發。孔子。舉醻爵之後也。

抗大侯。張弓矢。而

衆耦拾反。

其幼發。孔子。

穎達曰。大射禮。注云。

也。射者更代發矢。各心競云我。

以此求爵汝也

集說

輔氏廣曰。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言其坐次之有序也。籩豆有楚。殽核維旅。言其陳列之整潔也。酒旣和旨。飲酒孔偕。言其飲者之齊一也。鐘鼓旣設。言其樂之備也。鐘鼓舉其大者。舉醻逸逸。言其進止之安徐也。舉醻。謂旅酬時。安徐則有序矣。大侯旣抗弓矢。斯張言其射之有節也。射夫旣同獻爾。發功言其善射者之多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言其射之命中。以辭爵辭養也。○徐氏鳳彩曰。首章言賓初卽席。未射而飲。如此其恭飭也。及將射。則遷堂上之鐘鼓於堂下。以避射位。而舉席前之爵。以行旅酬。是將射而飲。又如此其從容也。及弓矢張。衆耦同各心競。云我務中的。祈爾以飲此爵。不曰罰。而曰祈。言借以勸飲耳。是方射而飲。又如此其謙和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

叶宗五反

烝行

苦旦反

烈祖以洽

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

都南反叶持林反

其湛曰樂

音洛

各奏爾能

叶奴金反

賓載手仇

音拘叶求其二音叶酬時

室人入又

叶由怡二音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江音



賦也。籥舞文舞也。

毛氏萇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

烝進。行樂烈

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

孔氏穎達曰：百禮所薦之酒食，殽羞之百種也。

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

湛樂也

朱子曰。旣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湛樂也。

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

尸。尸醉而卒爵也。

劉氏瑾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禪。尸飲畢。醉之長兄弟受而卒

酌獻之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此類歟。仇讀曰。斟。許氏釋文。斟。音拘。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

孔氏穎達曰。佐食謂

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食之人。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

儀禮特牲。衆賓長爲加爵。○劉氏辰翁曰。入又者。更迭再酌也。○黃氏一正曰。賓載手仇。賓長

加爵以獻尸也。室人入。又亦加爵以獻尸也。仇挹於罍也。酌注於爵也。

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

呂氏祖謙曰。邱氏曰。以。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其養老養病故曰安爵。

康圭

音

梁氏益曰明堂位崇坫康圭鄭氏注云崇高也

抗圭

康讀爲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康

坫也舉圭於

此亦謂坫上之酌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

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歐陽氏修曰前二章略陳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
恭至於籩豆殽菽皆有次序而酒旨樂和又不徒
燕飲而已也或行射禮以揖讓周旋因其勝不以相爵
或因祭其先祖神享而降福子孫受賜乃相湛樂蓋明
非以淫佚爲樂也○王氏安石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
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
以成之籥舞笙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劉
氏瑾曰此言祭宴禮樂之盛亦蒙上章初筵之蕙然武
公因酒過作詩宜於深自懲創若大禹惡而絕之也今
二章乃皆盛陳飲酒之禮者蓋酒非有過也飲者常至

於過也。飲者之於初筵，亦未有過也。其於既醉，則不能無過也。公之自悔自戒，亦愼終如始而已。豈必廢燕射祭祀之禮而後免於酒禍哉。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
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叶分
反舍甘卒遷屢々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叶
曰既醉止威儀必必。叶
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反

集傳

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音溯

下同也

毛氏叢曰。反言重慎也。

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劉氏叢曰。賓主各有定位。今則否。其坐而遷其位。是賓主可得而易

也。舞之奏各有其僂僂。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孔氏頴時。非可以屢也。○慎禮而恇恇。蝶音薛慢音。密靜。○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此言賓初卽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范氏處義曰。上二章。旣言飲酒始終。皆不失禮。此章乃極言飲酒未醉與旣醉之狀。謂今之飲酒。始卽席。固亦溫溫而恭。有是觀者。奈其未醉。則威儀皆顧禮而反復。旛倦。及其旣醉。則威儀皆幡幡而舉動不寧。舍其坐次。遷徙不常。屢舞無節。僂僂輕舉。視未醉之時。則抑抑而謙下。旣醉之後。則恇恇而媠媠。此之謂爲酒所困。不復知有秩序矣。

賓旣醉止載號

平毛反

載呶

女爻反

我籩豆屢舞

毛反

儻儻

起其反

是曰既醉不知其郵

叶于其反

側弁之俄屢

舞僂僂

素多反

既醉而出竝受其福

叶筆力反

醉而不出

是謂伐德飲酒孔嘉

叶居何反

維其令儀

叶牛何反

集解

賦也號呼吸謹也

孔氏穎達曰唱叫也

儻儻傾側之狀郵與

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僂僂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

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

人俱有美譽

鄒氏泉曰賓能節飲而謹德之名著士能善燕而親德之譽揚所謂竝受其福也

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

儀耳。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算爵之後。上言僂僂。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儼儼則不能

益醉也。上言僂僂。是醉之形貌。猶能自正。儼儼則不能

自正。僂僂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爲差降也。○蘇氏轍

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姚氏舜牧曰。德是人

之所以自立者。使亂其威儀而喪德。是自伐也。儀與德

正相照。凡有令德者必有令儀。喪失其儀。卽爲伐德。小

寃大夫以壹醉日富爲戒。而歸之敬爾儀。此以是謂錢

德爲戒。而歸之維令儀。儀

之關於酒德也。如是夫。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

叶補
美反

既立之監或佐之

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

音食
泰食

叶養
里反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

音古

三爵不識

叶失志二音

矧反

敢多又

叶夷益夷二反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

董氏道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

燕禮鄉射恐有解音懈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

也

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皆曰相爲司正

謂告由從也童羖無

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

蘇氏轍曰羖未有童者識記也也俾出童羖深戒之也

○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旣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爲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也安

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可寧以戒之也。

輔氏廣曰。欲其不至於昏醉而告之使勿大怠。蓋凡溺於酒者。其病只在怠。稍自謹飮者便不至。若是匪言勿言。匪從勿語。應前章號呼譴呶而云也。言自言也。語與人語也。苟不可從。則豈可語人哉。○姚氏舜牧曰。三爵不識二句。正與首二章相照應。首章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言禮射而飲。未有過於三爵者。次章云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言祭畢而飲。亦未有過於三爵者。茲燕飲者。屢舞而不知。號呶而無節。伐德喪儀莫此爲。

甚。則觥觴交錯之所使也。故立之監史以警戒之。而終之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蓋教之。但如射飲獻酬之令禮。而不可至於大急也。

總論

許氏謙曰。

一章言因射而飲。二章言因祭而飲。是

言古飲酒之禮也。三章以下。則今飲酒之失也。三
章言飲而未醉。則威儀中適。醉而不止。則喪敗其威儀。
四章言飲當知止。而戒其謹威儀。五章言飲不可至醉。
而戒其謹言語。○姚氏舜牧曰。大抵酒之爲禍。嘗在於
賓筵。故詩首說賓之初筵舉爲射而設者。其禮儀卒度
而無亂。次及祭畢而飲者。其儀度一歸於禮而無亂。方
提燕飲之賓筵。始乎治。卒乎亂者再三。以深致其戒云。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集傳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

公飲酒悔過也。

韓氏嬰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

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

謹敬也。賓既醉止。不知其爲惡也。

今案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

劉氏瑾曰。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
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爲
言。猶抑詩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敬爾威儀。不愆
于儀也。此詩言載號載呶。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
言。慎爾出話。無易由言也。以至此詩有童羖之語。
抑詩亦有彼童而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
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爲武公使誦詩者命已之
詞。今案此詩凡言賓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
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董氏鼎曰。史鴻漸云。衛人何其服酒誚之訓
世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湎。武王以酒誚



戒之幽王之世。上下沈湎。武公飲酒自悔。作賓之初筵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於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禁防者。傳爲子孫法焉。○劉氏瑾曰。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爲父母慶。克羞苟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亦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夫酒之爲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略可互相備矣。武公此詩。

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歟。

魚在在藻有頌

符云
反

其首王在在鎬豈

苦在
反

樂音洛

飲酒



興也。藻水草也。頌大首貌。

毛氏萇曰。魚以依。蒲薄爲得其性。

豈亦

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頌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黃氏佐曰此以樂得其所爲興而語勢又相應也

劉氏彝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外魚亦從之不潛於淵而在於藻也有頌其首者出遊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頌大也○朱氏道行曰魚藻諸侯據所在以起興而誦美其與下之仁豈樂飲酒猶有前王厭厭之遺風焉

遺風焉

○魚在在藻有莘所中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

豈。叶去幾反

集傳

興也。莘長也。

集說

劉氏彞曰。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許氏

謙曰。豈樂飲酒。飲酒樂。豈固易韻。以反覆其詞。然其意亦疑有異。上章樂而飲酒。樂四方和平。諸侯賓服也。下章飲酒而樂。樂禮儀。既備人情洽和也。

居。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其

集傳

興也。那。安居處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呂氏柟曰。魚依于蒲。則釣餌不能施。

綸竿不能加。可謂益安矣。王而那居。則仰得天命之眷。俯得人心之從。此所以豈樂飲酒也。

總論

輔氏廣曰。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簡而意則切矣。不頌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而已。則非盛德其孰能之。○姚氏舜牧曰。豈樂飲酒。是始其樂。飲酒樂。豈是終其樂。有那其居。則安然以享此樂之無已。

魚藻三章章四句

集論

黃氏震曰。此詩與王在靈囿於物魚躍氣象同。因詩序以爲刺諸家遂強以愁歎之辭釋

之。然本文之和樂氣象。終不可改。但外添

一語云。傷今之不然。三味此詩。初無此意。

采菽采菽筐音匡之管音舉之君子來朝音潮何錫子

與音

之雖無子之路車乘

繩證

馬

叶滿補反

又何子之

袞

古本反

及黼

音甫

象路以賜異姓也。

周禮巾車金路鈞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注金

路以金飾諸末鈞婁領之鈞以金爲之樊馬大帶也纓馬鞅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象路以象飾諸末無鈞以朱飾勒而已其樊纓飾七成

玄袞玄衣而畫以卷

音

龍也黼如斧

形刺反之於裳也

呂氏祖謙曰上公之服九章袞畫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繡於裳

九章之第

八章也周制諸公袞冕九章已見九畧篇鄭氏康成

曰一曰龍

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縕。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尤曰黻。皆繩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侯伯鷩音鼈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鄭氏康成曰。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

子男毳尺銳反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

鄭氏康成曰。毳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

孤卿繩上

聲

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

鄭氏康成曰。繩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

章。凡三也。

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

鄭氏康成曰。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

○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

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

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袞及黼之賜矣。

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爲薄也。

集說

朱氏善曰。子之以車馬所以爲之乘。子之以袞黼所以爲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爲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也。則其歎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顧氏起元曰。錫車馬以分氏族也。賜衣服以別官階也。玄袞及黼。有袞龍以繪於衣。自公而下。隨其等而降殺。有黼黻以刺於裳。自子男而上。隨其等而加隆也。

○屬

音必

拂

音盍

檻

胡覽

泉

叶才

言采其芹

巨斤反

君子

來朝言觀其旂

巨依反叶巨斤反

其旂淠淠

匹弊反

鸞聲嚮

嘒。呼惠載。七南。反。載駟驥。君子所屆。

叶居氣反

集傳

興也。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梁氏益曰爾雅云檻泉正出公羊傳

云直出直猶正也。正出者涌出也。

芹水草可食。

陸氏佃曰芹水

自發源處涌而直上故曰正出。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楚葵潔白而

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薺之美。

淠淠動貌嘒嘒聲

也王氏安石曰嘒嘒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故也。

屆至也○觱沸檻泉則言采

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李氏公凱曰於檻前涌出之地則可采其芹矣於君子來朝之時則可以觀其旂矣既望其交龍之

旂。淠淠。淠然飛動。又聞其鸞鈴之聲。嗟。嗟然中節。又見其駿駄之來。則知諸侯至於此矣。○顧氏起元曰。此言始來朝之儀。以見錫予之由也。○何氏楷曰。以檻泉自上出。興君子自下國而朝於王朝。檻泉之旁。有芹可采。興君子來朝亦有儀從可觀。

○赤。音。弗。在股邪幅在下。叶後五反。彼交匪紓。音舒叶。天子所孚。音。樂只。音。君子。天子命。叶彌。并反。之樂只君子。福。音。膝申之。

集傳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幅也。邪纏於足。如今行膝。所以束脛。在股下也。鄭氏康成曰。邪幅。行膝也。幅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孔氏穎達曰。

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也。○陳氏鵬飛曰。帶裳幅舄。昭其度也。幅雖微而有差等之度。故并觀之。交。交際也。紓。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幅。見於天子。恭敬也。

齊咨齋。二音。遨。不敢紓緩。則爲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蘇氏轍曰。君子之所以自敕而交於人者如此。則

天子從而予之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

朱氏善曰。禮以齊遨爲敬。彼交匪敖。則萬福之所求。彼

交匪紓。則天子之所予。卽福祿之所申也。○鄒氏泉曰。

此章。正是入覲之事。匪紓以上。言其入覲之敬。下言其

得君而獲福也。○姚氏舜牧曰。人臣之上。交敬而已。敬

則謹嚴整肅。莫敢一事之少紓。紓則怠緩而不恭。未有

不取譴於天子者。此言彼交匪紓。福祿申之信知上交須敬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婢延
反天子。之邦。叶卜
工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集傳

興也。柞見車韋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穎達曰。
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平平。辯治也。黃氏佐曰。辯而不雜。治而不亂。乃整齊意。言其威儀如此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爲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劉氏彝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脈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諸侯也。氣脈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脈之所及。然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爲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扶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殷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姚氏舜牧曰。殷邦是與之之詞。蓋卽其來朝匪紂者。信其能鎮定天子邦家。而爲萬福之所同也。

○汎汎芳劍。
反。楊舟。繩音弗。纏力馳。
維之樂只君子。天
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脆頻尸。
之優哉游哉亦
是戾。十郎之反矣。

興也。紩。絢

音律

也。李巡

二所以維持舟者。

纏。維。

皆繫也。言以大索纏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
輔氏廣曰。言天子能揆度。晚。厚。戾。至也。○汎汎楊舟。則
必以紩纏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晚之。
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汎汎楊舟。紩纏維之者。詩意紩纏維
舟。如天子以爵命維制諸侯爾。故其下文云樂只
君子。天子葵之。○黃氏佐曰。此章興至晚之舟之不
定者。必纏之。又維之。諸侯之可喜者。必深察之。又厚遇之。
葵之是於交際之匪紩。而度其有忠君愛國之心也。○
唐氏汝謌曰。左右之從。與優游之戾。皆是作詩者用意。

處見不獨君子賢而其旅
不獨在朝時敬而在道時
猶以爲不足也。二章言其寵錫之厚而
喜而喜其至。三章則言其始克于時恭欹齊邀而爲
天子之所予。四章則言其燕居之時。天子之邦爲萬福
之所聚。而又喜其左右之臣。相從而至。五章則申言之。
而又歎其至也。優游自適而無急之不得已之意。一有
勉強之心。則怠矣。

采菽五章音入句

王氏志長曰。采菽詩。車馬袞黼福祿申重亦
旣優渥矣。至於末章。以天子葵之一語。寓予
奪隆殺之義。而當時侯度之恪。於赤芾邪幅。間著
其匪紓之節。千載之下。想見九重之遐。若咫尺焉。

故可以懷諸

侯治天下也。

辭辭

息營

角弓翩

匹然

其反

叶分
遭反

矣。兄弟昏姻無

胥遠

叶於
圓反

矣。



興也。辭辭。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

孔氏穎達
口引人以

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

翩。反貌弓之爲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

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疎遠近之意。胥相也。

○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辭

辭角弓。旣翩然而反矣。兄弟昏姻。則豈可以相遠哉。



歐陽氏修曰

弓之爲物。其體往來。詩人以喻九族。

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內附。若不以仁恩結之。則

亦離叛而去矣。○徐氏光啓曰。角弓張之乃來。一弛便去。兄弟昏姻。親之乃近。一疏便遠。言當黽勉同心之意。

○爾之遠

叶於圓反

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懶

矣。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爲。下必有甚者。



李氏樗曰。堯親九族。九族既睦。然後協和萬邦。黎

民於變時。雍周之文武。親親以睦。然後民德歸厚。

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兄弟昏姻。王苟遠之。則民皆然矣。王苟以此教民。則民亦將倣之矣。

○此令兄弟。綽綰有裕。

預與二音

不令兄弟。交相爲

瘡同

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瘡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讒已之人而言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綽綽有裕者。交相愛也。交相爲瘡者。交相惡也。○輔氏廣曰。交相病。言交相讒害也。集傳以爲指讒已之人者。言其病已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叶如羊反至于已斯亡。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況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朱氏公遷曰。已斯亡者。亡而後已也。

王氏安石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已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方。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至於已斯亡。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也。

○老馬反爲駒。叶去聲不顧其後。叶下故反如食_嗣音宜餚。
於據反
如酌孔取。叶娶

集解

比也。餔，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

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

蒲拜反

矣。而反自以爲駒。不

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

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朱氏公遷曰。此章比喩凡三節。所以終受爵不讓之意。

集說

蘇氏轍曰。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

克也。○王氏質曰。食量所餔。酌量所取。則不傷不量飢飽而食。不忖多寡而酌。亦不顧其後也。言有後患也。○許氏天贈曰。上喻小人不量力。下喻小人不知足。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

屬

音蜀叶

殊遇反

集傳

比也。猱。獮猴也。性善升木。

毛氏萇曰。猱。緩屬。○邢氏昺曰。善攀援樹枝。

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徽美猷道屬附也。○言小人

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爲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

劉氏纂曰。小人之爲不善。皆爲所自能。今又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塈。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爲上之道也。故陳爲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也。

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爲之孝友。是之爲徽猷。○呂氏祖謙曰。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敢解也。

○雨

于付反

雪

符驕反

見

乃見反

曰

音越韓詩劉向作聿下章放此

消

莫肯下

退稼反

遺式居妻

力住反荀子作屢

驕

集傳

比也。濂濂盛貌。覲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

自止。

劉氏瑾曰。盛雪見日氣則自消。正如此也。

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

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集傳

姚氏舜牧曰。讒佞之人。貶之則少退。引之則日長。必宜下遺之爲是。莫肯下遺。則必自處於敖惰矣。

○顧氏起元曰。此章喻明能消讒而王反長之式居婁驕言王信讒使小人以驕慢自處者不一也。

○雨雪浮浮見睆曰流如蠻如髦叫莫侯反我是用憂。

集傳比也。浮浮猶灑灑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作髦。孔氏穎達曰。爾雅。八蠻在南。故爲南蠻。髦。西夷之別名。牧誓曰。及庸蜀羌髦微盧彭濮人髦髦。音義同。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集說顧氏起元曰。讒言殘害滅棄禮法。我是用憂。憂世變之趨也。

歐陽氏修曰。一章言雖骨肉之親。若遇之失其道。則亦怨叛而乖離。如角弓翩然而外反矣。二章言

下民亦將效上之所爲也。三章四章。遂言效上之事。五
章六章。則刺王所以不親九族者。由好讒佞也。七章八
章。又述骨肉相怨之言。

角弓八章章四句



劉氏瑾曰。中庸之九經。必以親親爲先。而其

道則唯在於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此先
王所以有常棣伐木頌弁行葦諸詩之深仁厚澤
也。今若此詩所刺。則喪其治國平天下之本矣。詩
人所以於卒章
深致其憂也。

有宛

音鬱

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

戰國策作上天甚神

無自

曖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比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曖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爲所辱也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輔氏廣曰。視其君如上帝。本知所尊也。然王甚威。神畏之而不敢近。使我朝王。則王室其可定乎。然其後必求我而無已。將反有所不堪者焉。則又不可不慮。此其所以不肯來朝也。然亦豈得已哉。

○有菀者柳。不尚愒。

欺例

焉。上帝甚蹈。

見上

無自

療

側界反叶子例反

焉。戰國策作也

俾子靖之後予邁

叶力制反

焉。

比也。愒息。療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李氏樗曰。無自療焉。言苟朝王。適所以自病也。○顧氏起元曰。過分者。取之於常法之外。而物有所難繼。困之以不堪之事。而責有所難塞。所以無自療者。不忍其予邁也。

○有鳥高飛亦傅

音附

于天。

叶鐵因反

彼人之心。于何其

臻曷子靖之居以凶矜

集傳

興也。傳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

遭凶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于天耳。彼王之心于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集註

朱氏公遷曰。鳥飛有所止。王心無所極。以意相反而爲興也。○唐氏汝諤曰。凶矜卽上予極予邁之意。蓋貪縱無極。則難弭責望。

無已。則難塞加禍所不免矣。

總論

朱氏公遷曰。始則慮其極欲以求於我。繼則慮其過分以求於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而加禍於我。

地
莞柳三章章六句

集說

姚氏舜牧曰。朝覲會同禮也。嘗聞一不朝則
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求之過其分。
如莞柳之所刺者春秋書天王求車亦此詩之指
也。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五

卷之二

卷二十一

三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六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叶音亡

集傳

賦也。都王都也。

鄭氏康成曰。城郭之域曰都。○孔氏穎達曰。舉都邑者。以都邑之人。

近政化。有道
先被其德也。黃黃。狐裘色也。

鄭氏康成曰。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

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

范氏處義曰。此章言都人之爲士者。服先王之法。其衣服不生慢易而爲法也。○輔氏廣曰。容則德之符也。言則德之發也。容言如是。則其德可知。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七活反叶
租悅反

○彼君子女。綱畱。

直畱

○直如髮。叶方月反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音悅

賦也。臺夫。音扶須也。許氏謙曰。臺見扶須也。南山有臺傳。緇撮。緇布冠也。

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綱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

陸氏德明曰。綱密也。○朱氏公遷曰。綱直。言其多而不曲局也。或云如字。當作其字。

嚴氏粲曰。言都人之男子。以臺草爲笠。以繡布爲

冠。撮持其髮。見儉素也。彼君子家之女。其爲髻密而直。如其本髮。亦儉素也。密是其髮生之密。直亦髮之本性。緊梳則順其髮性之直。故曰密直如髮。疾時奢淫。故我不見如此之風俗。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

音秀

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

我不見兮。我心苑

於粉

結

叶繳

質反

集傳

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爲瑱。

蘇氏轍曰。克耳。

瑱也。實塞也。尹吉。

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姞。

其吉反

尹氏。姞氏。周之昏姻舊姓。

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

孔氏穎達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卿。明與周室爲昏姻也。韓奕云。爲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爲昏姻也。旣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劉氏瑾曰。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崔盧。皆一時之望。族爲世所稱也。苑。猶屈也。積也。何氏楷曰。風俗通云。苑。蘊也。言薪蒸所蘊結。故有積義。

集解姚氏舜牧曰。尹吉。周之著姓。大家凡國俗之趨向。大抵都效大家之所爲。故詩人特稱之。○徐氏常吉曰。克耳琇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吉。言女有禮法。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

叶落

○彼君子。女。卷

音髮

權

如蠻。反初邁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孔氏穎達曰。禮大帶垂三尺。○

集傳

賦也。厲。垂帶之貌。

孔氏穎達曰。禮大帶垂三尺。○
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而復名

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也。卷髮。鬢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

以爲飾也。蠻。釐

音釋蟲也。尾末捷

音虔然似髮之曲上者。

陸氏

德明曰。長尾爲蠻。

短尾爲蠻。捷舉也。邁行也。蓋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

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彼都人士。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君子女。乃卷曲其髮末。如蠻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我今不見士女。如是儀飾。是故中心思之。欲從之行也。○徐氏光啓曰。言從之邁。與行歸。

二句洞意俱是設言得見之喜，以甚其不得見之思耳。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我
不見兮云何盱喜俱反矣



賦也。旗揚也。盱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

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
有旗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
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集說 輔氏廣曰。後二章。但言其帶與髮者。以見此猶不可得而見。況於言與德乎。○徐氏光啓曰。服飾氣

象。固欲其盛美。而有意文飾。亦非盛世之象。惟自然閑
美。不假修飾。則無舒肆冶容之態。而民生之咸獲自盡。
槩可

知矣。



鄧氏元錫曰。都人士慕舊都化也。化自上始。服其

服。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文以君子之辭。有其辭。

實以君子之德。民望而歸之。非化成俗美。

孰能與於此。今邈不可見矣。慕之至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孔氏穎達曰。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爲人所

法倣也。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

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

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

弓六反

子髮曲局薄言歸沐。

集傳

賦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綠。王芻也。

郭氏璞曰。菜
蓐也。今呼鴟

脚莎。○董氏迫曰。楚辭曰。蕡菜蘂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菜。今攷鄭氏說。以爲王芻。則當逸時字爲菜矣。

兩

手曰芻。局卷音權也。猶言首如飛蓬也。○婦人思其君子。

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掬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

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

也。

蘇氏轍曰。王芻易得之菜。終朝采之而不盈掬。意不在所采也。婦人夫不在無容飾。故曰予髮曲局。

矣庶幾君子之

歸而沐之也。

○終朝采藍

盧談反

不盈一襜

尺占反叶都甘反

五日爲期

六日不詹

音占叶都甘反

集傳

賦也。藍染草也。

孔氏穎達曰。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

是可以染之草。衣蔽前謂之襜。卽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爲期。

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

李氏樗曰。所謂期逝不至也。

李氏公凱曰。君子久役婦人獨處。往采藍草易得之物。而終一朝之久。乃不滿一襜焉。是其憂思而不專於事也。因慨歎曰。昔君子之去也。約五日爲歸期。今六日而猶不見焉。如之何而勿思。

集說

李氏公凱曰。君子久役婦人獨處。往采藍草易得

之物。而終一朝之久。乃不滿一襜焉。是其憂思而不專於事也。因慨歎曰。昔君子之去也。約五日

○之子于狩。尺救反

言張勅亮反

其弓。叶姑弘反

之子于釣。

言綸之繩。

集傳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

而欲往狩耶。我則爲之張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爲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邱氏曰。是子往獵。我則爲之納弓於

轂中。往釣。我則爲之縉繩於竿。今久而不歸。思其

如此而不可得也。○何氏楷

曰。此下二章皆預擬之詞。

○其釣維何。維魴及鱣。

音敘叶房

維鯈及鱣。音滑

薄言

觀者。

叶掌
與反

集傳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

意也。

鄒氏泉曰。上兼言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之文在下。接言之。蓋亦舉此以該彼也。

集說

董氏道曰。維鯀及鱉。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姚氏舜牧曰。韁弓綸繩。非婦人事。而

況觀其所爲釣者乎。此蓋甚言思之至極耳。若

曰。如其至也。我願爲之役。與之周旋不舍也。

總論

沈氏守正曰。通詩總是思念之情。末二章則思中之摹擬也。方采綠而忽思髮之曲局而歸沐之情。景可想。五日六日。亦是大約言之耳。末二章。總是無往而不與之俱意。中事詩中景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集說

郝氏敬曰。人情者。聖王之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

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爾。

芄芄

蒲東

黍苗。陰雨膏

古報

之悠悠南行。召伯

勞

反

力報

之

集傳

興也。芄芄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王封申伯

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

言。芄芄黍苗。則惟陰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惟召伯能

勞之也。

蘇氏轍曰。宣王國申伯於謝。使召伯往營之。召
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也。○何氏楷曰。

勞之謂慰其勞苦。恤其飢渴。拊循勸勉。如天澤沃然其勞也。蓋膏也。

集解 孔氏穎達曰。言芃芃長大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也。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

○我任

音王

我輦

力展反

我車我牛

叶魚其反

我行旣集蓋

云歸哉

叶將黎反



賦也。任負任者也。

孔氏穎達曰。謂輦。人輓

器物人所負持。

輶人輓

音晚

車也。

周禮鄉師注。輶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

牛。所以駕大車也。集成也。營謝之

役既成而歸也。

呂氏祖謙曰。邱氏曰。蓋云歸哉謂解之使說也。○何氏楷曰。蓋者未定之辭。功

既就庶可

言歸哉。



王氏安石曰。召伯之遇役夫如此。○嚴氏粲曰。

二章言營謝之役。蓋狃轡車牛。是工役之事也。召穆公之營謝也。知役夫之勞。故皆呼而諭之曰。俟我南行。營謝之功已成。蓋云歸哉。示以歸期。安其心也。○姚氏舜牧曰。細玩我任我輦二章數我字似召伯之所以勞之者。此民之樂爲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徒步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

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孔氏穎達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

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范氏處義曰。召伯天子之卿。視君故言師旅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召伯之遇征夫如此。○朱氏道行曰。

行役者無不告勞。亦無不亟言還歸。今獨曰。我行既集。便有欣然先竣役。而不敢

以家念參者。召伯之激勸神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集傳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

鄧州信陽軍

皇興表。鄧州。今南陽府。鄧州。信陽軍。今汝寧府信陽州。隸河南。

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鄭氏康成曰。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姚氏舜牧曰。征師役衆也。人衆

而役大非威信以號召鼓舞。有不能作其勇烈者。故曰
召伯成之。○薛氏志學曰。肅肅以規模形勢言。營之謂
區畫董治之也。烈烈以趨事赴功言成之。謂鼓舞激勸之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

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

王氏安石曰。原隰既平。則疆其土田故也。泉流既清。則理

其溝洫故也。○張氏榜曰。建侯開國。民事爲重。故又以土田言之。

此功既成。宣王之心

則安也。

朱氏公遷曰。當時宣王以徹申伯土田爲命。故云然。

呂氏祖謙曰。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

南服。召穆公身爲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職分者也。○輔氏廣曰。此章又重言營謝之功。水土悉得其平治者。皆召伯成之。而天子之心亦得以自安也。召伯之出爲營謝耳。然謝功旣成。而上則有以安夫天子報功之心。下則有以成夫師旅威武之勢。則其經畫之方保綏之德。非有大過人者。能如是乎。

總論 許氏謙曰。上公則下悅。蓋申伯誠有功於天下而封之。故民雖勞無怨。而且樂道其事也。其末章旣喜謝邑之平治。頌召伯之成功。而歸重於王心之寧。忘己之勞。以奉其上。惟欲得王心之安耳。此見忠實之情。太平之氣象也。○鄒氏泉曰。首章言召公能勞其役也。二章三章。言行役者感激勸勉。必謝功旣成而後歸也。四章歸功於召公。末章則美其成功之大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集傳

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姚氏舜牧
崧高云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又云。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拯此萬邦。聞于四國。則申伯之功德可見矣。此王命召伯營申。

伯之宅。民爭勸而樂成之也。

集傳

何氏楷曰。謝爲荆徐要衝之地。封申伯於此。

則足以鎮撫南國。宣王之心則安也。觀崧高之詩。一則曰。南土是保。再則曰。戎有良翰。則王心之所以寧可知。不獨謂其足以篤厚元舅。克副親親賢賢之念已也。

隰桑有阿。其菑有蕡。乃多既見君子。其樂

音洛
下同

如何



興也。隰下溼之處宜桑者也。

孔氏穎達曰：下溼曰
隰，桑宜在溼潤之所。

隰之近畔宜桑以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
今驗之實然也。

○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

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槩與菁莪相類。然所謂君

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劉氏瑾曰：
所謂比者。

蓋以隰柔枝葉顏色之美。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亦與菁莪比意相類。

呂氏祖謙曰：是詩三以隰桑爲興。

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
鬱縛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沃光澤貌。

劉氏漁曰。沃謂長茂。

光澤如膏之沃也。



鄒氏泉曰。其樂如何。欲自言而非言語所能形容也。云何不樂。欲自止而非在我所能遏抑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叶於交反既見君子。德音孔

膠交。音



興也。幽黑色也。

孔氏穎達曰。難爲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故膠固也。

柔軟則其色純黑。故膠固也。

三章各言其一也。

國說

輔氏廣曰。德音孔膠。謂君子之德音。足以感人。使

可樂之實。下章之

誠愛亦本於此耳。

○心乎愛叶許既反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注曰。瑕之言胡也。

謂猶告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

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董氏道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將使何日而忘

之耶。呂氏祖謙曰。邱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敢

言意蓋如此。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集說

輔氏廣曰。上章既言德音孔膠。故此遂言誠愛之意。惟其德音之感人者。膠固而不忘。故其誠愛之深。發之遲。存之久。而至於如此也。○姚氏舜牧曰。愛出於根心。卽從而謂之。亦不能盡。但藏之中心。有不能終忘者耳。中心藏正與心乎愛相應。

總論

黃氏佐曰。此詩首二章是屢興其見之之喜。末一章是極道其愛之之誠。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

花音

管音

姦音

兮

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管也。口漚爲管。陸氏璣曰。管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十

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矣○陸氏佃曰未
霑人功故謂之野菅菅茅屬也而其華白故曰白華
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幽王娶申女

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爲
管則白茅爲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爲用何之子之遠
而俾我獨耶

集說朱子曰讀詩之法且如此章蓋言白華與茅尚能
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之遠何哉○朱氏公遷曰
宜相得而反相
遺可怨者也

附錄蘇氏轍曰取白華而漚之又束以白茅焉言表裏
無不潔也今申后之修如此幽王遠之而近褒姒

使獨居
焉。何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侯反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

上騰者也。露卽其散而下降者也。

季氏本曰。天無雲則有露。有雲則無露。白

雲水土輕清之氣未爲層雲也。而英英如花朵然。則尤輕而不蔽明矣。故其氣薄而易散。是不露而猶露也。

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

之露菅茅也。

集傳

嚴氏案曰。言王之恩澤當均及之。如白雲之覆露。管茅皆蒙潤澤也。今天運艱難。而幽王不如是也。

歸之天運謂已

所遭之不幸耳。

碩人

○澆符虎池北流浸彼稻田

叶地

因反

嘯歌傷懷念彼

集傳

比也。澆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

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澆池之不如也。

附錄

王氏應麟曰。水經注。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澆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於鄗。世傳以爲水名。○襄宇記。渭水西自京兆鄴縣流入長安。漢建元二年。造便橋跨渭。斯澆池之別名。西北合渭水。

○樵

祖焦反

彼桑薪印

五綱反

烘

火東反

于燃

市林反

維彼

碩人實勞我心。

釋文

比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印我烘燎也。煁無

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

郭氏璞曰。今之三隅竈也。○孔氏穎達曰。無釜

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火爐也。

○桑薪宜以烹飪。而但

爲燎燭以比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

集說

程子曰。橘彼桑薪不用。而我烘于煁。寵興王之所捨。以勞傷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王之所爲如此。所我心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慄慄。音七到視我邁邁。

于外

七到

視我

集傳

比也。慄慄憂貌。邁邁不顧也。

何氏楷曰。慄。說文云。

愁不安也。陸德明云。

愁不申也。非一念之而已。故曰慄慄。邁。說文云。遠行也。王之視我。望望然不顧。若邁而又邁然者。遠之之甚也。○鼓鐘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慄慄。而反視我邁邁。

何哉。

集說

程子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鼓鐘于宮而聲聞于外。今我中心念子。而曾不感動。視我邁邁而去。邁邁去遠。不顧之意。○季氏本曰。宮者深密之地。言鼓鐘于深宮。必聲聞于外。以此中有實德。則王必知之而有感動也。

此蓋反躬自責之辭。

○有鶩

音秋

在梁有鶩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集解

比也。鶩。禿鶩也。

陸氏佃曰。鶩性貪惡。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

頭高八九尺。善與人鬪。好啗蛇。

梁魚梁也。○蘇氏曰。鶩鶩皆以魚爲食。

然鶩之於鶩。清濁則有間矣。今鶩在梁而鶩在林。鶩則

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鷺而棄鶴也。



歐陽氏修曰。有鷺在梁。有鶴在林。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北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

劉氏瑾曰。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

其右翼以防患於外。此禽鳥匹偶竝棲之常也。

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

如矣。



王氏安石曰。鴛鴦能好其匹。雄雌相從。不失其性也。○謝氏枋得曰。衛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

刺夫婦之相棄
背也。與此意合。

○有扁

步典反

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底

都禮反叶

今。

喬移反

比也。扁卑貌。俾使底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
建之者亦卑矣。如妾之體。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
之遠。俾我底也。

李氏本曰。人體石而卑。以比寵妾而賤。自賤如
此。豈宜碩人所宜哉。故我以遠我爲病。非爲我之失
愛也。正以玉自失。

其所以爲尊耳。

總論程子曰。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劉氏瑾曰。此詩章多而句少。八章皆爲比體。一章以一事爲喻。反覆諷詠。以泄其情。而猶不能絕念於王。可謂怨而不怒者矣。

白華八章章四句

集說李氏樗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綠衣之詩。專以綠衣取譬。此詩則泛取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於之食。音嗣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縣蠻鳥聲。何氏楷曰。以其聲之微細。相連不絕。如絲。而鳥語不可與人解。又似

蠻也 阿曲阿也

孔氏穎達曰。卷阿云。有卷者。後車副車也。
阿知丘阿是邱之曲中也。

○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蓋曰

鶂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鄒氏泉曰。飲之食之欲其周恤乎已也。教之誨之欲其指示乎已也。後車載之欲其振拔乎已也。○唐氏汝諤曰。止于丘阿非得所止之意。乃倦飛而止不得已而然也。道遠非一蹴能到。而勞苦不勝。非不欲前實不能前耳。故下遂致冀望之語。

○鯀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集傳

比也。隅角。

朱子曰。丘隅。岑蔚之處。

憚畏也。趨疾行也。

集說

郝氏敬曰。以微賤之分。豈敢憚行。但畏力疲。不能趨。庶幾貴顯者。一假援之而已。

○鯀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集傳

比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

集說

張氏彩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故曰畏不能極。

總論

輔氏廣曰。微賤之臣。奔走行役。道遠而勞甚。至爲者也。○郝氏敬曰。詩不敢直憇。而自託於鳥。不敢辭勞。而但告哀於人。黃鳥覘。應節趨時。人所喜悅。故以爲比。志苦而辭卑。乃所以爲溫柔敦厚之意也。○章氏甫曰。周之盛世。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豈有如縣蠻詩人所思者乎。可以觀世變矣。

縣蠻二章章八句

集說

徐氏光啓曰。此詩比體。與碩鼠采荅一例。其初託言於鳥。下只直言已志而已。

幡幡

孚煩

瓠葉采之亨

叶鋪

之君子有酒酌言

郎反

嘗之。



賦也。幡幡瓠葉貌。羅氏願曰。瓠葉可爲菜。○此亦燕飲之詩。

言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孔氏穎達曰。幡幡然者是瓠之葉也。采取之又烹煮之釀以爲飲酒之菹也。言古者不以微薄而廢禮。○王氏安石曰。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

○有兔它故反斯首炮白交反之燔汾乾反君子有

酒酌言獻叶虛反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

火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

鄭氏康成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旣奏酒於賓。乃薦羞。

○有兔斯首。燔之炙。

音隻叶。陟略反。

之君子有酒。酌言

酢才洛之。反。

賦也。炕音抗。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

之。酢報也。賓旣卒爵。而酌主人也。

鄭氏康成曰。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

叶蒲侯反

君子有酒酌言醻

市周之反

集韻賦也。醻導飲也。

集說胡氏一桂曰。主人既飲酢爵。欲以醻賓。又酌而先自飲。以導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故謂之醻。○張氏彩曰。一物而三舉之者。以禮有獻酢醻故。

也。酒三行而殼。惟一免首。益以見其約矣。

總論杜氏預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免首。猶與賓客享之。○姚氏舜牧曰。瓠葉之采享。免首之燔炙。可謂薄矣。而情由此達。禮由此行。君子不以爲簡。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羞於王公。此之謂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徐氏常吉曰。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彖傳曰。大亨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易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

知易之意。則知詩之意矣。

漸漸

竝士銜
反下同

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

矣。武人東征。不遑朝

叶直
高反

也

歐陽氏修曰。漸漸高石。與悠遠之山川。皆敘其所歷險阻之勞。○劉氏夔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

謂所歷之路。高峻峭拔。非攀援則不可以登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山窮者川斷之。川盡者山間之重重相間。遠不可極。

不曰悠遠乎。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筆反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叶莫
筆反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

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黃氏佐曰。不暇謀出。則甚於無朝旦之暇矣。

○有豕白蹢。音蒸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

普郎

沱反。徒何矣。武人東征。不遑他反。湯何矣。

集傳

賦也。蹢躅。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

朱子曰。畢是灑魚底。

又網灑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

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

陸氏佃曰。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

豕涉水波也。○胡氏一桂曰。畢星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

○張子曰。豕之

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

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豕涉入水。是在地爲將雨之徵。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爲將雨之候。果致大雨。使

其水滂沱而盛。役人遇之。尤以疲病。不暇更有他事矣。

○歐陽氏條曰。謂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遑及他也。

履險遇雨。征行所

尤苦。故以爲言。

總論

輔氏廣曰。世之治也。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上之人則汲汲然以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未嘗忘其勞而言之。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置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恤焉。烏在其爲民之父母也。○朱氏公遷曰。一章。則兵起在道。而無休息之期。二章。則懸軍八險。而無出險之計。三章。則以持戈執戟之勞。有霑體塗足之苦。是以智慮廢而憂患專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苦

音條

之華

音芸

云

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集傳

比也。苦陵苦也。本草云。卽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

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

鄭氏康成曰。陵苦之華。紫赤而繁。

○詩

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苦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李氏公凱曰。周室將衰。如苦華之將落。芸然而黃。不能久矣。是以我心憂愁。而自傷所遇之如此也。

苦之華。其葉青青。

子零反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叶桑

經反

集傳

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葉明
唯葉在耳。○季氏本曰。言我本不意所遇之世如
此。若知我如此。則不如無生。謂生則不忍見也。

○**牂**

子桑

羊墳

扶云

首三星在畱

音柳

人可以食鮮

息淺

可以飽

叶補

反

集傳

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

鄭氏樵曰。牝羊

首小。今也羸瘠。
反首大而身小。

罟笱也。罟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

光而已。○言饑餧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

豈可望其飽哉

集說

朱子曰。周家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物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向氏楫曰。言羊以見陸物。言魚以見水物。其去無羊魚麗之世遠矣。

總論

鄒氏泉曰。首二章。言衰世難久存。而深致其感。末

也。存

召之華三章章四句

集說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

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戶郎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

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李氏樗曰。何日不行。以見其一歲之中。無日不行也。何人不將。以見其一國之中。無人得免也。○朱

氏公遷曰。以草之憔悴興人之勞苦。而語又相呼也。

○何草不玄。

叶胡匀反

何人不矜。

古頑反。韓詩作鰥叶居陵反

哀我

征夫。獨爲匪民。

興也。玄赤黑色也。旣黃而玄也。

王氏質曰。草自黃而玄與苔自華黃

時節之變。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

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爲非民哉。

李氏樗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言以我征夫爲非民乎。蓋以民視之。則仁愛之。必不至於久役也。今旣不以民視之。故不復顧惜之也。

○匪兕

徐履

匪虎率彼曠野。

叶上與反

哀我征夫朝夕

不暇。

叶後反

集傳賦也。率循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爲使之

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集解

孔氏穎達曰。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無異乎。

王氏質曰。言不

以民待下也。

○有薄工
反者狐與車
率叶彼幽草。有棧
士板
反之車。
行彼周道。

集解

興也。亢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

休息也。

李氏公凱曰。彼亢然之狐。循於幽草之中。則其宜也。今我何爲。亦乘此有棧之車。而行彼周道之上。

乎。

顧氏起元曰。此反覆傷已征役之不息也。首章言役之重困。二章言失其家室之樂。三章傷其自同於物。四章傷其物之不如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輔氏廣曰。苔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彫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爲矣。此黍離之所以降爲國風也。○朱氏公遷曰。自匏柳至此。其詩多似風體。雅降爲風。亦有其漸歟。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六

